



談風俗習慣

傅彥長

過去，我愛好過理想。現在，還同以前一樣。將來，不是還同現在一樣嗎？

每天，應該做一些於人已兩方面多多少少有利無害的事。日子一久，將來大家都有好日子可過。這是人所習知的話。於是爲了理想之故，人纔聚集了起來，而有所圖謀。理想如果沒有圖謀來打底，生活是空虛的。愈有內容充實的生活，人就愈能虐待着自己。吃了苦中苦之後，人纔能做一個理想化的人上人。人上人的爲數不多，這是一望而知的。一想之下，爲數不多的局面，又似乎這不一定是理想的正面文章。有了叫人索然的反面文章，於是一看之下，見得這纔是凶惡的圖謀不軌。是不是所有圖

謀一定是不能不軌的？答曰，從反面文章說，所有圖謀正如貴人的俗語所示：你的良心真好！

反對改革，不許個人有自作聰明的一舉一動，就人情說，這是十分合理的。尤其是有負責人在抓住你的手，而後叫你去做的，你按部就班所遵守着的秩序就愈見其明白。打手印的正式手續，就是如此。別的例子，不是沒有，現在姑且從略。風俗習慣，把它作爲理想來看，有人是不服的。見面不如聞名這一句話所說明了的，只是所謂「一慣」的不足道而已。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慣」。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固執着他的「一慣」，於是不合理的隨遇而安，就給我們到處發見了。生了根的隨遇而安，有人目之爲

合乎理想的一慣，其實這是後話。可以稱道的一慣，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出門一里，如果處處都與家裏一樣，那末這一慣可以說完全沒有走樣。像這樣的出門，就是一種人人不以爲怪的活動了。出門之後，如果所吃的就是家裏常備的食品，試問，這是不是完全合乎理想的一種出門？有人以爲這重複的一種活動，就是一種。在集合中，經過了長期訓練之後的一慣，這是關於理想最習見的看法吧。其實每一個人自主其張的一慣，與此也差不多。

了解別人與了解某一種的一慣，似乎都不是什麼人生的唯一大事，有活了一世，而從未用餌，也能釣到魚的人。他的處世之方，竟比一錢不落虛空的人做得更狠。暫時不能安定下來的生活，這是不合理的吧，於是他出門去找冒險事業了。因冒險事業而吃了苦中苦之後，一方面從此以後他纔追求着去做一個人下人的這一慣。另一方面則出門之後所想的吃的，也不過是家裏常備的遺食品。這又是一慣。你以爲這裏有着自己的主張嗎？並不！看不慣的東西，多看看之後也就看慣了。吃不下的飯菜，

多吃幾次之後，也就並無不合了。有了這一慣之後，你就能把這一種看相與這一個吃法去訓練別人的吧。

參加這一種愈低下愈見其明白的所謂一慣，其實也是一種掙扎。某圖畫刊物裏，登載着一張正在非洲前線打仗的歐洲兵隊，個個都赤了膊。如此看來，每一個人所尊敬着的一慣，無一不是後起的與適應的完成了。愛好理想的人，總以爲現在是過去的衰亡時代，否則便看定將來有好日子降臨。爲搶救衰亡與準備着在將來過好日子，人纔聚集了起來。反理想的從衰到亡，在生活上其實都是一剎那與一剎那的繼續。現實之中所能正視的，有時看起來只是些不必加以重

視的一慣，可是一路活下去的時候，就知道它是唯一的什麼了。說到這裏，就能了解風俗習慣的無法衰亡，而在風俗習慣之中一路活下去的人，稱之曰理想家，也不見其過分。聚集了人起來的圖謀總是不規的吧。如果只是生活上的選就呢？那末這樣的從衰到亡，豈不也是歷史上的偉大紀錄？

如果以爲這是意義不甚分明的話，那末把歷史與生活二者作爲對立的字面吧。爲分明起見，各歸各的安排，就我的立場說，是在所不惜的。在從衰到亡之中生活着的人，決不至於虐待着自己，可是所能完成的，他只是一個並不驚人的下人而已。除此之外，他也不應該再有所求！

何必自傳

周越然

自傳有寫成數千字或數萬字者，亦有寫成數十萬字或一百萬字者——不論長短，總以自己爲題，簡述或詳述自己的往事，一生的經歷，一生的言行。我以爲寫自傳的目的，當在教導後人，不在「表揚」自己。我的私見，閱衆以爲然否。倘然寫自傳的目的，必在教

導後人，那末，年輕無經驗可言者，不必寫自傳；年老而言不正，行不端者，亦不必寫自傳。他們當然也有「教導」後人的權力，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可採用自傳的形式。除了自傳之外，小說，劇本，詩歌，論說，……都能用以啓發閱衆者的心思——指導閱衆者脫離

導後人，那末，年輕無經驗可言者，不必寫自傳；年老而言不正，行不端者，亦不必寫自傳。他們當然也有「教導」後人的權力，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可採用自傳的形式。除了自傳之外，小說，劇本，詩歌，論說，……都能用以啓發閱衆者的心思——指導閱衆者脫離

導後人，那末，年輕無經驗可言者，不必寫自傳；年老而言不正，行不端者，亦不必寫自傳。他們當然也有「教導」後人的權力，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可採用自傳的形式。除了自傳之外，小說，劇本，詩歌，論說，……都能用以啓發閱衆者的心思——指導閱衆者脫離

迷途，或引導閱讀者走入正途。行世的自傳，甚多甚多；例如，美洲人「樊克令的自傳」，黑種人華盛頓的「從奴隸而上展」。這兩種自傳，學校常常用作教本。他們受得這種榮譽，小半是因為文字的簡潔，大半是因為內容的有益。樊克令由學徒而大使，由組織文字而「著作等身」，由「腰無半文」而生活優裕——他的言行，還不配做後人的榜樣麼？那個黑人，那位黑偉人，幼時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後來著名的名大學，也肯贈送他博士學位。他的努力，他的耐勞忍苦，——一件是大眾的模範，一件事是華盛頓，他的名字——僕可，是進學校時隨便瞎說的，隨便肚撰的。

除了「樊克令的自傳」及「從奴隸而上展」，另外還有兩本極著名的自傳：(一)「盧騷的懺悔」(二)赫里斯的「我的生活與我的戀愛」。這兩本雖極著名，然而沒有人當教科書用。盧氏的書是半禁的，赫氏的書是全禁的。兩書中最重要的部份，是細講著者的婚外行為——玩弄對性。牠們還沒有消滅的緣故，因為人皆好奇，想要看看著者怎樣老臉，不怕羞恥，並不希望效學著者

的行爲。盧氏赫氏，固然也提到學問，提到遊歷等等，並且兩人的文字也極暢達。但是優雅被惡濁遮着了。閱讀盧赫兩氏書者，斷然注意不到他們的道德。閱讀盧赫兩氏書者，總是搖頭，總是暗笑。

我用盡心思寫成一本狠忠實的自傳，別人看的時候，不是搖頭，就是暗笑——我何必做這種工作呢？倘然我有閒暇，倘然我願意做文字工作，我可以編一本劇本，或者寫一本小說，或者做幾首歪詩。我雖然是一個「諸惡畢備」的人，倒可以不受人譏；因為我用筆名，閱者不能知道我的真姓名。上文所謂「我」者，不是真的我呀！那「我」字指過去及未來的諸惡畢備者，即精于文字而缺乏道德的人，亦即吾國所稱無行的文人。

無行的文人，還有不道德的故事可講，還有無行的事實可以引人注意。倘然有文而文不雅，有行而行不高——這種平凡的人，更不必寫自傳。爲什麼呢？因爲你的經歷，你的學問，你的一切，與我的相差不多。除了出生的年月，父母的姓氏，所居的地點，你的自傳與我的自傳，有何分別呢？這一類的自傳，大圖書館的書櫃中，常常可以發見。

所以，我們于寫自傳之前，非先問自己幾個問題不可：(一)我是不是聲譽卓著，大眾欽佩的人？(二)我一生所作所爲，對於國家，對於人民，有何實益？(三)除了我的至親好友及子孫之外，我所作所爲者，別人是否不可不知？別人是否急于求知？(四)我所要寫的事，是否確切可靠？可否不欺閱者？

倘然自己的回答，全屬肯定，那末自傳可以開始了。那本自傳告成之後，決然可以傳世，或者採作教科用，亦未可知。普普通通的自傳，決然不能感人，決然不能傳世；至多甲等圖書館購藏而已，「置之高閣」而已。

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的，竟日不停，真是不少。然而他

們非獨彼此不招呼，即閃蕩而專倚櫃台的店員亦不注意。大官吏出來的時候，雖然緊密地戒嚴，仍有竊看之人——或在窗角，或在門縫。借此可喻一切自傳。行路人是無關緊要的自傳，大官吏是有益于世的自傳。

或者問道，「像盧赫兩氏的自傳，我們拿什麼來比呀？」我答道，「他們可比紅妓。倘然行人或者店員知道在馬路中經過的是一個紅妓，我想行人一定駐足，店員一定注目。」

最末，讓我來做一首歪詩，以爲結束：

確有天才者，
應該寫自傳。
平凡無特識，
何必丟顏面。

打獵

陳烟帆

我從前舊居的間壁有一片機器廠，那位機器廠老板是一個中年人，很茁壯健康的樣子，他無事時常走過我的居處來談話。有時候是晚上，我坐在書桌前的搖椅上，或者還有另外一些人坐着，圍着綠幽幽的台燈的光，天南地北地聊天。

他常常談起打獵，我相信他從前確是一個好身手的獵者。談起打獵好像是有興趣的事，叫人聯想起山野以及冒險的興奮來。他講起來特別有興緻，聽的人也特別有興緻了。細細想想打獵實在是一種不可解釋的心理的，古來中外，上起

君王，下至庶民，喜歡打獵的範圍簡直不分階級地無所不包。打獵的事除了要以獸皮獸肉來當作食用，大抵都爲了興趣；初民時候人類獵獸是爲了要求生存，現代人去打獵除了職業者以外便純爲興趣。這種興趣建築在什麼地方呢？想來祇有以異類的痛苦爲愉快的殘忍心理一點上面。可不是嗎？打獵的人倘然是爲了要運動，則游泳也好，爬山打球也好，騎馬也好。倘然試驗自己的身手健捷與否呢，則同樣有許多種運動足可試練的。

打獵的人背槍荷袋地提着血淋淋的獵獲的動物回來的心境是愉快的，人類在無數次鬥爭與血淋淋的場面裏過來慣了，可決想不到這是殘忍的事。有一次那位機器廠老闆談起他打獵時候的一件殊感興趣的事，在我看這興趣却總有些不大健全。他說打獵的時候常常有好運氣，因而回來的時候子彈未盡而已經可以獵獲不少了，有一次，他說：「經過一個樹林，有一棵古樹，看上去很大，而且上面棲住着許多許多的麻雀。那時候槍彈尚有二顆，我隨便的拿起槍來向樹頂一鎗，說來好笑，一時麻雀竟紛紛的落下來，有百數十隻之多。趕着拾時，真受傷的却沒有幾隻

，其餘的一時都又飛逃了。」
那原因是麻雀胆小，經不起那麼一聲巨響，支不住落了下來。他說他以後常常向棲着許多麻雀的樹隨便開鎗，不說當時麻雀也是紛紛隨聲而落，便是說起來也是十分歡愉的樣子。

彷彿獵人的心理便是欣賞那些小動物的倉惶驚逃的可憐相的，那時候覺得自己是使它們倉惶驚逃的有力者。於是自然的感到掛着血淋淋的禽鳥獸回來是一種勝利的愉快。

隨便談談

青原

跟一個朋友聊天，他突然很興奮地說：

最近我那個反光鏡箱據一家照相店估價，可值三四萬元，所以我倒很想把它讓出去。」

「噫！是否那個鏡頭有裂痕的？」

「對。」

「大概估價的人沒發覺吧！」

「他曉得。」

「他已經買了下來？」

「不，祇是隨便談談。」

「那你爲什麼不找我來估價？」

「爲什麼？」

「我一定估它十萬元以上。」

「爲什麼？」

「因爲我也不想買它！」

雖然自己常想隨便談談也應該具着十足的說話藝術，但其實所謂說話藝術或許就是說謊比賽，誰說謊得像真，誰的說話藝術就比誰高明。尤其是對上司說話，更應滿篇說謊，這樣非但能討上司歡喜，並且升級加薪更大有指望。譬如上司新近買了一件極平凡的東西。

若見他喜形於色，就該大讚其「好，這東西太不平凡，太好了。」要是上司問：

「你估這東西值多少錢？」

「至少要幾千元吧！」

「我化五百買的。」

「噫，這太便宜了，這真非X長莫辦！」

「人家說買貴了！」

「不貴！不貴！」

雖然心裏早就估計了這東西最多值五六十元，而嘴裏却滿口謊話，於是對方高興了，自己說謊藝術也成功了。

要是我怎樣說，定又老實不容氣地說它「化六十元也是貴的。」那所看到的定是瞪起了的白眼。

慣會說謊而不露馬脚者，都是天下大大的好人。

「你是說我摹仿他。」

他立時紅了耳根，我曉得這

戴高帽子

凌祖仁

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想仰求些什麼，所以，對另外一個人恭維備至，說得似乎世界上的人類中最值得敬仰和佩服的，就祇有他了！雖然那種言語和形態，一望而知是「做作」，但是，聽的人，到也飄飄然。

據說這就是「戴高帽子」云云，——恭維的人，是加冠者，受恭維的，當然是冠戴的人囉！

不過，所謂高帽子也者，却看之既無形，嗅之又無質。不用說是高帽子，就是低帽子也何嘗看見有一頂？既沒有帽子而却要說是戴帽子，並且還是高帽子，不知可有何根據？

再者：不知高帽子云云，是否像那賽神會裡的差役頭上戴的那種像高底馬桶顛倒過來的東西？

假使，不幸而是類乎的話，那戴着有何舒服？恭維人家的人，也何苦把這樣一頂難看而又舒服的帽子去送人頂戴？但是，受的人却也竟會飄飄然

的樂于頂戴，那我就可大惑而不知了！

哦！或許就是叨光于無形質吧！我相信，我的這一個或許是聰明得很。

記得前一陣，有一位朋友，預備編一本兒童刊物，承他看得起，發了一封特約撰稿的信來，措辭是相當的客氣，說了不少恭維的話，並且還拉扯上了一個什麼「文壇泰斗」的稱號，因爲我並不是什麼「泰斗」，所以，當時看了，心實實嚇得別的一跳！

這大概也是戴高帽子之類吧。但是，這一種像顛倒過來的高底馬桶般的東西，對於我却殊少好感，並且我的一顆承受不起的腦袋，也實在沒有力量可以承當，強戴上了，不免要頭輕腳重而大摔筋斗，所以，結果稿子雖然照寫，但是把這一頂高帽子却乾脆地原璧奉還了某君。

不知那位朋友，要說我不受抬舉否？



國父遺教與協力大東亞戰爭(下)

張國輝

友文

(5)

民國六年即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美國參加上次歐戰，並徵我國對德宣戰，國父深知盎格羅撒克遜利用弱小國家，維持世界霸權之慣技，特授意朱執信同志發表中國存亡問題十篇。其第一篇云：「中國向來閉關自守，初無所謂外交手段，故自鴉片戰爭以來，損失權利而無功可見，中國之對外國，不知外交手段之爲患，非不肯戰之爲患也，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所以併吞蘭斯哇，併印度，併馬來者據何公理，所以奪我香港，奪我緬甸者據何公理，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爲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問我外蒙又據何公理。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爲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此種議論，奈何可輕信之。如使今日有人果爲護持公理而戰者，必先與英法俄戰，不先與德奧戰也。」足見國父反對英國之激昂慷慨，此次世界大戰，國父若在豈不先與東鄰妥協並力攻英，完成解放東亞之神聖使命，而反加入英美集團以敵對同文同種之日本，自壞萬里長城耶？

中國存亡問題第二篇云：「吾國亦知此中有一部份之人，真出於救國之熱誠，而欲以此改善中國之地位，無不懷有一種想像，以爲日本欲專握在東方之權力，此舉可以爭回國際地位，聯合美國以驅逐日本之勢力，然不知中日關係密切，決非單以同種同文云云說明之而足，國際上之真結合，必在於共通之利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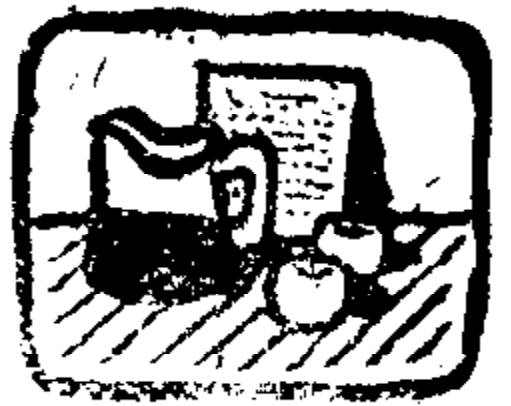
國惟與日本同利同害，故日本不能不代計中國之利害，蓋中國一旦加入之後，無論如何，必成爲英國之犧牲，則日本更無發展之途，且無自保之術，此日本之損也，而其所以損者，中國先受其損故也，爲日本計，其出發點雖殊，而其結論必歸於一，今之言聯美者，何嘗知東亞之大勢哉。」上述「中國惟與日本同利同害」之言，乃國父對於國際形勢透澈觀察之結論，兩國當局當永誌勿諼。蓋在現代白人制霸之世界歧視一切有色人種，膚色界限甚嚴，中日同屬黃種實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密切關係。我國加入前次歐戰終遭巴黎和會之失望，足徵國父遠見，若非俄國發生共產革命，中國之損害當必更甚無疑。

中國存亡問題第四篇云：「中國自與外人接觸，即有以夷制夷之畫策，李鴻章之外交以聯俄制日爲秘鑰，而卒召歐洲列強之侵入。旋致瓜分之說，勢力範圍之說，不割讓之約，租借之約相踵而至。袁世凱之策外交也引一國之勢力，入他國之勢力範圍，使互相箝制，此即以夷制夷之哲嗣，亦即遠交近攻之文孫也。今之當局者，又承袁氏之遺策，樂於引入美國以排日本，此所以動失東亞聯合發展之機會，而爲白人所用。……况乎以終局利害論，中國之不保，同時即日本之衰亡也。」中日同利同害既係國父透澈觀察之正確結論，東亞聯合發展尤爲吾人早應遵守之外交方針，蓋大東亞廣大區域原屬黃色人種之天地，日本發展不必侵略中國，中國復興，不必打倒日本，兩國協力對外恢復東亞人之東亞方是上策。至若互相攻戰，

斯乃黃種自殺之下策。

中國存亡問題第五篇云：「印度之經營，乃自一公司始，適印度小國互相攻擊，而皆借助於外人，克雷夫印度公司中一書記也，憑其智力，屢構印度諸王，假以資糧器械，已則乘之收其實權，自十七世紀以來，迄於一八五七年之叛亂，印度統治皆委之於公司，暨乎叛亂戡定，一八五八年英國始聲言併合印度。（中略）自茲以降英國雖失併吞中國之機會，心未嘗忘中國也。英國猶欲以瓜分之結果，占有中國之大部分，以爲印度之東藩，忽有日本起於東方，日本一出，戰勝中國。而實際瓜分之局，轉以日本之突起，與俄國之遠略而中破，日俄戰後，日之地位更固。而英國亦無法使瓜分之際日本滿意，日本亦知瓜分之後，已國地值無由鞏固，力主保全中國，蓋法德之着手東方，爲英國併吞中國之障礙，其政策遂變爲瓜分，而日本之勃興，又爲歐洲瓜分之障礙，再轉而爲均勢保藏禍心，萬不可靠，今之欲利用英人援助以打倒東鄰者，可不以印度諸邦爲殷鑒哉？夫首先侵略我國奪我土地者乃英人，而現在亞洲仍佔極大領土施行鐵道者亦英人也。首先壓迫日本開港者乃美國，而自日俄戰後壓制日本使不能自由發展者亦美國也。至於排斥中日移民，岐視黃色人種尤爲富於優越感之英美白人。今英美以同文同種之故，能聯合戰線，協力反攻東亞，而同文同種之中日則不能攜手協力保衛東亞，而反互相攻殺，豈不深可嘆惜！昔北宋助金攻遼，遼滅而北宋即覆。南宋助元攻金，金滅而南宋亦亡。此國人所稔知，何待贅言？

中國存亡問題第六篇云：「英國自戰勝西班牙之無敵艦隊以來，其對外有一定之國策，即聯合較弱之國以摧抑當時最強之國是也。英人自度在東方力不能勝俄，乃乘日本怨俄之干涉遼東割讓一事，誓日以拒俄，日本之與俄戰，在日人言之，則爲取朝鮮也，爲保全東三省不使俄人駐兵占據也。自英人言之，則不過



勝利乎？敗北乎？

林俊

中國人如今賭着民族的興亡，參加大

文

友

(7)

策。

東亞戰爭，並賭着人生的生死與生活問題奮鬥着。在這切實的瞬間，尚且提倡「向大亞洲主義前進」，其理由無非這次大東亞戰爭是決定能否從東亞驅除侵略者英美之重大民族戰爭。另一方面因爲近代戰爭不單是由武力戰可以決勝敗。換句話說，如果在大東亞戰爭日本敗退的話，則中國如國父孫總理十數年前所指示，將山「次殖民地」再淪落到更惡劣地位，而遭受英美更悲慘的侵略。又另一方面因爲近代戰爭必然採取國家總力戰，所以在最前線作戰的日軍戰果，常常也會受到後方中國的經濟戰及思想戰的影響。汪主席關於中日關係發展的「同生共死」的參戰標語，即在這種意義上，也具有切實的意義。因此新中國的政治力，經濟力的強化，是當前不容或緩的重大問題。如今大部分的新中國人，好像一心一意專注意於食糧問題及物價問題似的。這種個人的生活問題，如果不獲得解決，則要昂揚新中國的最高國家目的之政治力，經濟力，軍事力的參戰態勢，是不可能。現在新中國的最大問題，如諸賢達已注意過，大都主張在於安定民生的方

策。

然而當解決民生問題時，最重大的事，其原因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例如食糧問題的重大化，並不是由於食糧生產的減少；物資的不足並不是由於配給收買組織的不良；物價的狂漲，並不是由於貪官污吏及奸商市儈的橫行。上述的現象固然是其一個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在「戰爭」。因爲有戰爭，物資流通不圓滑，便釀成物資的偏在；軍需消耗品的增大，便招致物資的絕對量的不足，從而爲敵方之關於戰爭的宣傳謀略所誘惑；奸商利用戰爭圖謀私利，便發生囤積居奇，由此貪官污吏便乘機橫行。由於這些原因，消費者不能得到物資，所以便招致物價昂騰的現象。這並不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是此次世界大戰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共通問題。其程度雖有差異，新中國也不過嚐到共通的苦惱而已。戰前上海會從泰國、越南方面輸入相當數量的食米，但現在祇能夠輸入極少量的食米。我們如果考察這事實，上述的事情是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

如果忽視這嚴然的「戰爭」的事實，而以定民生政策爲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企圖予以解決，則未免要發生許多無實效的錯誤的結論。

如今我更不願說某氏發表什麼談話，某報有什麼主張或指摘誰採行怎樣的處置。我認爲這些都是出於救國愛民的赤心。然而國父孫總理在三民主義的講演中（民生主義第三講），曾謂：「大家對於衣食住行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國家對於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負責任。」

因爲大多數中國人不能正確認識：參戰後的中國在戰爭敗北時，中國和中國人將置於如何的地位，所以不能忠實盡自己的義務。這是中國人全體的責任，也是指導者國民政府的責任。

所謂安定民生的政策，是須由國家的見地來解決的。這種具有重大性的問題，應加以反省。

隨着大東亞戰爭的激化，英美的意圖未必在侵略日本一國，乃在使中國全體及東亞全體（包括重慶在內）殖民地化。這是中國有識人士已逐漸瞭解的。中國爲擊碎英美侵略意圖而正在奮起，這種姿態，殊堪感激。即對於民生問題的解決，官民也一致講求具體政策，企圖改善各種施策和機構，整備決戰態勢。這是很值得欣慰的。計劃以帆船由越南運米至上海，以解決食米問題，這是克服戰時食米困難問題的積極政策，也值得讚揚的。學生之剃光頭，也是新國民運動積極化的一個大進步。遊民勞動營的開設，使全國民配置於戰列，其有意義極爲深長。此外，尚有應克服非戰時下不應有現象：第一，有忘却戰爭的存

種需要。」

在，而從個人立場上行動的人。雖爲參戰的中國人，而只孜孜圖謀解決個人生活問題者，即屬於這種人。

如果全國民能忠實盡自己的義務，則民生問題的解決便有可能。這即在戰時下，也是正確的議論。在戰時因交通特別困難，運輸力必然減少，結果有無流通便不易，於是便需要全國的解決，尤其需要各人忠實盡各人的義務。

然而如今民生問題所以這樣重大化的原因，並不是一般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不忠實。中國人一般都能盡義務，但

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

日本戰敗的人。這種人就是對於神聖的和平建國目的不能理解，對於日本的大東亞宣言的意義，也不瞭解，而將美英

做工的要製造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

第二，就有自行判斷每日戰況，相信

其需要各人忠實盡各人的義務。

而將美英

然而如今民生問題所以這樣重大化的原因，並不是一般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不忠實。中國人一般都能盡義務，但

而將美英

其需要各人忠實盡各人的義務。

而將美英

然而如今民生問題所以這樣重大化的原因，並不是一般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不忠實。中國人一般都能盡義務，但

而將美英

其需要各人忠實盡各人的義務。

而將美英

然而如今民生問題所以這樣重大化的原因，並不是一般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義務不忠實。中國人一般都能盡義務，但

而將美英



租界收回後一周年的感想

何 峯 岳

友 文

上海是罪惡的淵藪，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次殖民地。百年來，華人處於嚴重的極權之下，幾至無法自拔，中日戰事發生以來，英美勢力被逐於東亞之外，盟邦日本遂毅然將租界交還中國，屈指一算，已經有一週年了，這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租界收回之後，領事裁判權也就隨着取消了，我們中國的行政權也獨立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從此作廢紙，使我們重新有揚眉吐氣的一日。

百年來，因為租界的存在，造成了一般專倚租界爲生存的惡勢力：第一，在政治上，有失意的政客和反動份子等等。他們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罪犯，一入了租界，非僅法律不能制裁他們，而且還可以利用租界，收買羣衆，這就是幾十年來中國政治發生紊亂的主因。在表面上看來，這般人已無活動的餘地，但暗

地裏却仍有若干潛勢力，預備待機而動。如果他們不被一道肅清，依然是政治上的大禍患。

第二在經濟上，包括市儈，囤戶，投機商人等等。上海市場的時常混亂，物價的漲落無定，是爲了投機市儈的操縱。他們不事生產，不事職業，只是投機。自己有資金的，就操縱市面；自己沒有資金的，利用他人的資金來從中漁利。要徹查囤戶，囤戶都在上海，囤貨也在上海。要取締投機，投機者在上海，投機市場也在上海。他們甚至勾結官吏共同經營，使他們的投機機構，繼續存在。

第三，在社會上包括一切流氓勢力。所有強盜，綁票，小偷，種種犯罪的事實，祇有上海最多。這種種犯罪的造成，都和這批流氓有關，而這批流氓的勢力，無不與租界警務處發生連繫，所以罪

犯永遠不會落網，茶園的勢力大於法院，老頭子的威力可以左右一切。他們非特在租界內是一種特殊的階層，某些地方還可以給於政治上微妙的影響。政治上經濟上的敗類，往往依賴他們的保護。上列是比較顯著的，其他如文化上專門以春宮，模特兒，性史號召的；教育上以學校爲商店來經營的，法律上以製造訟事包打官司爲職業的，都因爲有了租界，他們才有生存的機會。所以他們的租界觀，與一般人不同，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租界是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的根據地，也沒有想到租界之存在是足以妨害我民族的獨立自由，反而以租界爲生命綫，視租界爲天堂爲安樂窩。

租界收回以後，本來這般敗類是可以消滅了。可是這般人因爲有了幾十年來之生活訓練和經驗，已有了相當的努力，聰明的技巧。要不是用大刀闊斧，不足以言肅清。從消極方面肅清英美在上海的殘餘勢力，更須從積極方面去致力建設大上海，確立經濟新體制的工作。前面已說過，英美以上海爲據點，伸其魔手，用種種方式，種種工具，榨取於整個中國，尤其在經濟上，來的最爲明顯。

誰都知道上海爲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其所以成爲全中國經濟中心者，過去實由於租界之存在。上海租界工商業之繁榮，多半是英美帝國主義努力的培植所致。所以從經濟侵略上面說，英美在上海確已有了很堅厚的力量。從經濟建設上說，英美在上海也的確有了很強大的內容。

與日本置於對等的立場上。

第三，有對於國家和戰爭不具有一定不變的信念的人。這種人無論對和平建國，抗戰建國或中日親善和依賴英美，都予以贊成，而忘却自國命運和民族前途。第四，有對萬事都抱消極的人。這種人對於達成國家民族目的之事業及任何事，都抱消極態度。

這樣的人現在還殘在着，這點是思想戰的弱體。這不僅指和平區內中國人而言。因此爲了打破內部敵人，必須展開積極的思想戰，潰滅對日抗戰及英美依賴主義。

可是如果中國人全體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盡自己的義務，便能夠爭取大東亞戰爭勝利，建設自主獨立的國家，以期民族的發展嗎！問題並不是這樣的簡單。

大東亞戰爭既不是以中國一國能作戰那樣的小規模戰爭，則武力戰幾乎全部要由日本來擔當。現在中國爲後方兵站基地，與泰國、非島、爪哇、緬甸、蘇門答臘、馬來、越南等協力，分擔經濟戰和思想戰。因此這裏必須由中國一國，中國人一民族的主義，更進一步前進向大東亞十億住民打成一片的大亞洲主義一途昂揚邁進。

大亞洲主義的原理，並不是高遠不可理解的空想。這是中國 孫總理業已提倡過，而日本的大東亞宣言中也闡明過的思想。結局這是打破英美百年來侵略東亞，建設東亞人的輝煌的大東亞的人種理想。然而中國大陸既是地大物博的絕好原料國，就製品市場來考察，如中

第一，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發生聯繫，非經過上海不可。第二，上海在畸形發展之下，集中了全國的資金。根據這兩點，上海就形成了一個大血瘤的狀態。我們絕不希望這個大血瘤潰滅，我們只希望它能夠約束，能夠使癰化爲週流全身的血液，這不單是上海之幸，中國之幸，也是東亞之幸。

上海不是生產的地方，而是消費的地方，戲院，旅館，酒場，賭場，烟館，妓館，浪費，恐怕大過東京數倍，甚至可以用維持前線一個據點戰費。所以上海傳統的商業機構是病態的，她適宜於投機，適宜於黑暗的活動。前工部局之岡崎氏對抑平物價的失敗，表示浩歎。後來中央與地方人士協力，但囤積還是囤積，物價還是飛漲。所不同者只是囤積化整爲零，變成了散兵線，而物價則直線上漲，或竟無貨可買。

關於物價問題，如不從基礎機構着眼，終不免隔靴搔癢，捨本逐末。事變以後，最賺錢的是把物品囤住了不放手的人；工廠囤着原料不開工，可以賺更多的錢；住家的人只要能弄到貨色，家中有一架電話通聲氣，傳行市，賺的錢勝過大公司；軍夫傭人甚至小姐少奶奶，老太太，手頭搵一點貨色，賺的錢比少爺當科長或者老爺當秘書還要好；工役茶房偷閑軋一兩趟貨色，就是一個月的工錢。上海灘上確實無人不知，無商不囤，一切的統制，平價，實際上都是白忙一場，甚至火上加油，更添出些不公平的事情。

上海物資之豐，除掉不能久藏的東西

，恐怕紐約都比不上它。不過紐約的選是造，上海只有囤。有人說上海幸虧國，否則早完了。可是囤而傷害大眾的生活，物價騰昂民不聊生，無數的發財國戶過奢侈的生活，每天有餓死的人以及窮困犯罪自殺的人，而浪費者還是隨處可見。這樣長期下去，上海會成個什麼樣子，誰都不敢逆料。

統制與平價，都是戰時必須採取的政策，尤其要維持長期戰，這是支持戰鬥力的柱石。然而統制要有通盤計劃，平價要能徹底實行。如能像日本那樣，便能真正發生力量。日本的統制是公平的，限制消費，藉以幫助生產。更約束不必要的生產幫助軍事生產。說到平價，則日本至今的物價指數，尚沒有超過戰前的兩倍，今後也沒有何等抬高的形勢，都是真正的戰時經濟體制。返觀我國經濟中心的上海，所謂統制只是統制一點點商品，商品經過統制，於是價格更高起來。反而便利了另一種囤戶，黑市充斥，配給貨任何人都買不到。

統制之後，生產依然不動，平價之後，物價反而更高，我們認爲這並不是統制與平價的本身缺點，問題實在做得不完全不徹底，還沒有做到確立戰時經濟體制的地步。

所謂戰時經濟體制，第一要注意軍事生產中心主義，第二要刺激一切人力，物力，土地，資本，都能從事生產。第三要壓制物價嚴懲商業投機，中國須有

完全的經濟統制或計劃機構，軍事生產和必須品的生產才能興盛；又必須下決心糾正傳統的商業機構，才能消滅囤積壓平物價。事實上只有確立戰時經濟體制，對散漫的現實才可以下手救濟，對於未來的新中國可以立下一點基礎。過去因爲上海有租界的存在，確立戰時經濟這句話不能談，現在上海租界既經收回，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衰衰諸公，似乎應該再開一次全體會議來檢討一番全國經濟的現勢，從新決定辦法。好在上海也究竟是經濟中心，全國十分之五的資金都集中於此，上海也不妨單獨以戰時經濟體制爲目標，作新市政的推進。或者以保甲爲基礎，利用保甲推行物資的直接配給辦法，這比利用商店的間接配給要好得多。有人說間接的物資配給制度，工作人員上下其手，從中作弊，爲了保持賄賂，直接配給制度恐怕不能實現。不過直接配給比較煩瑣是事實，非充分利用保甲不可。保甲組織如健全起來，幫助物資的直接配給，傳統式的商業機構勢必衰微，但惟其商業衰微的時候，工業才能振興，目前上海的經濟情況確是如此。

總之，上海脫離了百年來的羈絆，前途確是極光明的，極有希望的。不過我們應鞭策自勵，腳踏實地，貢獻我們的一切增強戰時的力量，完成神聖的大東亞戰爭。這是吾人所冀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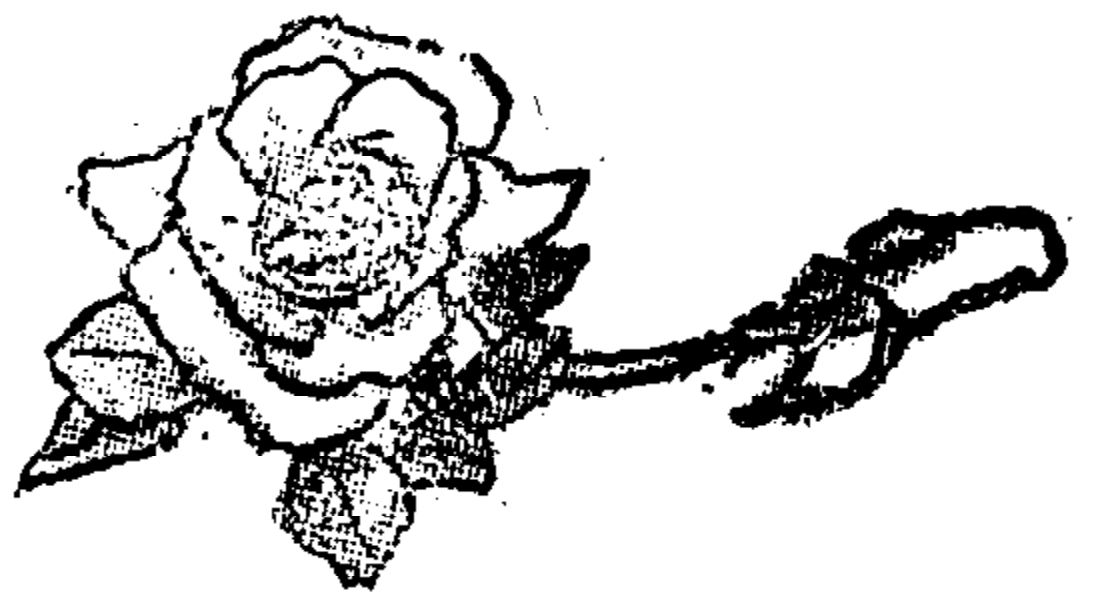
國屢次所經驗，要用和平的外交來交涉解決，那是不可能的。例如最近訪問重慶返美的華萊斯，也有這樣的報告：「我們必須在東亞天地，興起新企業，新貿易及新投資。」

美國以軍事援助爲香餌，在戰爭中也不忘記利潤，企圖經濟上的侵略。蔣介石對於美國這種野心，竟予以默許，而誤認由於對日抗戰，能夠建立自主獨立的國家。這種賣國行爲不能不說是毒害東亞，阻礙革命的完成。

日本小磯新內閣總理大臣，在以「拜受大命」爲題的廣播中及談話中，會稱：「對內昂揚道義，期可增強物質精神戰力，對外與盟邦益加密切聯絡，以邁進達成戰爭目的」，又謂：「始終堅持從來之外交方針，徹底實現大東亞共同宣言，以完遂大東亞戰爭，以完遂聖戰。」日本的決意及真意，已昭然明示在這裏面。

世界戰局和世界情勢，已達到不許有一瞬間考慮的境地了。日本遭逢的事態是長距離賽跑最後的直線路程。決勝線，已迫在眼前。如今只舉國民總力，以擊滅敵人而已。只有戰勝國的人民，才能享受和平的生活和安樂的人生。

我大再大聲疾呼，這次大戰的戰勝線，已迫在眼前。追念中國偉大先覺者國父孫總理遺囑，圖謀昂揚大亞洲主義的完成，捉住這絕好機會，以期國民革命的完成。國父孫總理在神戶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曾指示：「亞洲九萬萬（十萬萬）人民如果全部能夠聯合起來，則擊退歐洲四萬萬的少數人，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決不會敗北的。」



唐代女子生活談數

楊絢霄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李世民在玄宗武門謀害了他的哥哥建成以後，自己就即帝位，這便是唐太宗。那時，因為統一伊始，人口增加，兼以農具和耕作方法的改良並治水設施的開展，因而就漸漸地促起了農業社會生產力的向上。這種漸次的富庶蓄積趨勢，祇是暴示出王侯，富吏，強豪，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發達意味；所以過了不久，豪強兼併，疆理墮壞，農村經濟，逐漸破產，而社會上的剝削和被剝削階層間的分界，也就愈發來得明顯了。那些被剝削階層祇有終日流着血汗，出賣勞力，以其血汗勞力底結晶供給剝削階層的享受。現在且看當時被剝削階層的女子底生活吧。韋韜玉貧女詩：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至于那些剝削階層的女子，因為她們原始就和生產脫離了關係，因而她們每天的生活，自然也祇有粧飾和娛樂。本文

便是想對這一階層女子底平時生活加以申叙。現在先從她們的裝飾說起。

女子粧飾身體底方法，真是屈指難數，例如抹粉啦，塗脂啦，修髮啦。總之是不外乎想使她們自己的容姿適應那一時代所存有的女性美底觀念，藉此以引誘男性或者是買得男性的歡心。特別是在唐代，一般剝削階層的女子更是講究這門玩意兒。這祇要我們看看唐朝的仕女畫就能夠找到充分的證明。

唐代女子之最盛行的粧飾，或許要數「高髻險粧」了。據唐宋遺史所載：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馬詩，因令二樂伎侍寢。」問：「記得詩否？」一伎疆記，乃高聲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足見當時是怎樣地流行「高髻」了。王建的宮詞也說到這種風尚：

「玉蟬金雀三層擗，翠鬢高叢綠鬢虛；舞時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歐梳。」

再如元稹李娃詩：「髻鬟峨峨高三尺」，也說明了當時流行着這種「高髻」的粧飾的。又西陽雜俎：

「房子後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見。」

唐會要卷三十一云：

「(太和三年)又奏：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甚乖風俗，頗壞常像費用金銀，過為首飾，並請禁斷。」從而可知女子的「高髻」原是當時一種時髦的粧飾。除了「高髻」以外，還盛行着「垂髻」或「低髻」。儲光羲夜觀妓詩：「花映垂髻轉」；白居易代書詩百韻寄微之：「風流誇墮髻」；溫庭筠南歌子：「鬢墮低梳髻」等不也都是明證？近代的摩登女子愛把她們的頭髮做成各種不同的花樣，而唐代的女子也愛在頭髮上用功夫，這真叫做「千古一律」呢！

近代的女子愛畫眉，而唐代的女子却最講究畫眉。女子為什麼要畫眉，關於這一點，黃華節在「眉史」一文(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五號)裏說得非常明白：

「眉目為中國女性表情——尤其是性的感情——的特殊工具。我們常說「眉目傳情」，較粗俗一些，則說：「眉來眼去」，指的是兩性間情緒的暗通或調情造愛的動作；又說「春色橫眉黛」和「眼角眉梢，隱含春意」，指的是愛情暗中的流露或無聲的表現。……可見眉目是男女間表現性愛的主要工具。……兩條細細的眉峯

，不但蘊藏了男女們如火的熱情，如飴的春意，連一切七情六慾，癡怨貪嗔，差不多都借着兩撮纖小的柔毛，充分浮現出來。那末，我們能說眉不是中國的「表情聖手」嗎？眉既然是感情流露的通路，又何怪乎中國人特別注意雙眉呢？」

近代女子之所以喜歡畫眉以及唐代女子之所以講究畫眉，恐怕也逃不出這些原因吧！劉禹錫馬嵬行：「共愛宿粧研，君王畫眉處」；韋莊秦婦吟：「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何」；元稹贈采春詩：「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等都是唐代女子講究畫眉的寫實！

眉有許多式樣，而且隨時改變，所以便有「入時」和「不入時」之別。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在唐代，畫眉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細而長的——正和現今的摩登女子一樣；一種是廣而寬的——正和現今京戲中花旦所畫的眉相同。關於前一式畫眉底描寫有：白居易上陽人詩：「青黛點眉細細長」；又長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溫庭筠南歌子：「連娟細掃眉」諸句。關於後一式畫眉底描寫有：張籍婦女詩：「輕鬟淺梳關掃眉」；沈佺期李員外秦媛宅觀妓：「拂黛隨時廣」；法宜和趙王觀妓詩：「城中畫廣黛」諸句。

在唐代女子的粧飾之中，還有所謂「

「紅粧」的；這大概和現代女子的傅粉和施朱相同。杜甫新婚別：「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李白子夜四時歌：「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李山甫貧女詩：「鏡裏祇應諸素貌，人間多自信紅粧」；孟郊雜怨：「天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元稹離思：「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劉禹錫別離：「翠軒展雲輕遙遙，胭脂淚迸紅線條」。這些詩句十足地說明了那時女子是非常愛好「臉上傅粉重重，兩頰施朱冉冉」的紅粧。此外，更有所謂「醉粧」，「淚粧」和「血暈粧」；這幾種粧飾乃是唐代女子所特有而為現代女子所不會仿效的。象這種特有的美底觀念，自然可以說

是全為適應當時男子的愛好而然。在這三種粧飾之中，最通行的便是「醉粧」。全唐文卷八：「今一國之人，皆做醉粧。」其次則推「淚粧」，開元天寶遺事：「宮中嬪妃輩，施素粉于兩頰，相號為淚粧」。宮內的嬪妃一體使用「淚粧」，因而外面的女子當然也就爭相模範，誠如王建在宮詞裏所說：「外邊爭學內家粧」。再次則為「血暈粧」，唐詩林：「長慶中，京城婦女：以丹紫三四橫約于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唐代的女子除了着重臉部的粧飾而外，還盛行着點唇的風尚。白居易時世粧詩：「烏膏注唇唇似泥」句就是明證。像這種點唇的粧飾，到唐末更發展到最高潮。據清異錄所載：

「傳昭時，都中婦女，競尚粧唇，以分妍否。」上列的記載告訴我們唐代的女子已經嗜愛脂膏，但時迄今日，一般女子還是陳守着這種粧飾。從而可知脂膏和女子的臉唇的確已經結下了千百年的不解因緣。這種習慣深深地潛入了每個女子的心。她們把抹粉點唇當做是每天的唯一工作——特別是在外出的時候，更是來得逼切而緊要，流毒之深可見一斑！

唐代的「花鈿」和「翠鈿」之飾。白居易長恨歌：「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溫庭筠獻淮南王李僕射詩：「歌愁斂翠鈿」；又菩薩蠻：「眉間翠鈿深」。不過要明瞭這種粧飾，最好還是參攷那些唐代仕女畫，看看畫中美人面部所施的翠點，否則就不能體驗白溫兩人所寫當時仕女花鈿翠鈿飾底美感的。

奇異的服裝，也是女子發揮肉體美而損身體的人為粧飾手段之一。但在唐代初葉，女子不但利用衣服來發揮她們的肉體美反而穿了寬大的男子衣服。新唐書輿服志：「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倣之，衣丈夫衣而靴。」象這種女子的男性打扮，直到天寶中還是流行着。大唐新語：「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帽，內外一貫。」

但是一到天寶末年，情形就發生了轉變，一般女子都憑藉着「窄衣服」來發揮她們的肉體美從而引起異性的注意。白居易上陽人詩：「小頭鞵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這種窄衣服到文宗時代也還是非常地流行。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二年：詔諸公主，不得廣插釵梳，不須著短窄衣服」。不但如此，唐代的女子更通行繫腰的風尚。吳融個人詩：「頸長堪鶴並，腰細任蜂爭」；皮日休贈遠詩：「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等句充分地暴露出當時的女子是嗜好細腰的。此外，在粧樓記中，更談到女子露臂的風尚：

「太尉家法，不許著半臂。」又豈料這種露臂的風尚，竟為後千餘年的現代女子所一致遵行呢？「紅裙」也是唐代女子的盛飾之一。皇甫冉傷美詩「玉佩石榴裙，當年嫁使君」；武后如意曲：「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白居易琵琶行：「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韋莊贈姬人詩：「莫恨紅裙破，休嫌白屋低。」這些都是就紅色的女裙而言

還有所謂「錦裙」；據陸品蒙的紀錄，一：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右鶴二，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李花鞵。左右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細點綴其中。微雲瑣結，牙以相帶，有若駭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艸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環佩，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鸞仰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纈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川繪綵，下製線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垢滅露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上）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現代散文	周作人	一五〇元
隨筆	周等	一二〇元
兩都集	周等	八十元
二部集	周等	一百元
短篇小說	周等	一二〇元
風土小記	周等	一百元
懷鄉珠集	周等	一二〇元
牛骨集	周等	一百元
人生悲劇	周等	一百元
出發論叢	周等	一百元

風雨談 文藝月刊

風雨談出版社印行

上海太平書局總經理

近代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二)

張之洞

(二)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之名，其在中國文學界，比較森鷗外更膾炙人口，被稱為日本兩大文豪之一的他，被介紹到中國來，那是極其適當的。魯迅的作風受他的影響很多，這是大家所知道，夏目漱石的作品也是很多。慶應三年（一八八八）他生長於東京，性有瀟灑諷刺的一面，不消說這並不是他的性格的全部，他的作家生活，比較遲慢，至明治三十八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他三十九歲時才開始發表小說，最初的作品是那有名的「我是貓。」及「倫敦塔」等的浪漫作品，其筆法乃由隨筆，寫生文學為出發的。「我是貓」的內容係由貓的立場去觀察人生生活，主角是苦沙彌，及其友人迷亭，科學家寒月，像承平時代的逸民一般，憧憬着悠遊自適的精神，作品中到處有文明論，個性論，還有豐富的學識，真是日本未曾出現的嶄新的諷刺傑作。自此他一直到逝世之年——大正五年（民國五年），他五十歲為止，每年發表了長短篇作品很多。現在且把其主要的作品及發表年度列舉於下：明治三十九

年（光緒三十二年）四十歲時發表「坊つちやん」（少爺），「草枕」，「二百十日」。四十年（光緒三十三年）四十一歲時發表「虞美人草」。四十一年（光緒三十四年）四十二歲時發表「三郎」，「夢十夜」。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四十三歲時發表「永日小品」，「それから」（後來）。四十三年（宣統二年）四十四歲時發表「門」。四十五年（民國元年）四十六歲時發表「彼岸過迄」「行人」，大正二年（民國二年）四十七歲時發表「行人」。大正三年（民國三年）四十八歲時發表「心」。大正四年（民國四年）四十九歲時發表「道草」。大正五年（民國五年）五十歲晚年發表一篇「明暗」的長篇小說，但五月發表以後，至十一月因胃潰瘍之疾作品未完，於同年十二月九日逝世。

「草枕」那年，辭了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講師之職，進入東京朝日新聞社，而開始寫長篇小說「虞美人草」。這篇是充滿着美辭麗句的美文，女主角是虛榮而缺乏德義之心，她後來因為惡德而死。其反面即主張道義生活之尊貴。他的浪漫作品就到本篇告終。他的初期的作品，很露骨地說明了作者的世界觀及藝術觀或正義觀。後來他的作品漸次傾向寫實，使作者的思想沈入作品之深奧處，所以對於現實的批判力，浸透於作品全部，直到「心」一篇才達到最深奧處。「心」在他的長篇小說中，被稱為佔得最高地位。這篇可以看得出他的氣魄。又瀟灑着一種的哀愁情緒，其哀愁不是平淡，乃是很深刻的。由筆者私人的感想，筆者異常愛好「門」這篇作品，筆者認為「門」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也是代表作者的思想，一種的天命觀，那並非消極，他那蒼古的東洋之求「道」精神，於此畢露，也很耐人尋味。「明暗」是最後未完成的大作，他在這裏很尖銳地，殘酷地解剖個我，是漱石文學之最高峯。

統觀夏目漱石的全作品，都是風韻很高，這是因為作者天性俊穎，而有高超的教養與見識。他那秀麗的文章，能夠寫幾種的文章手腕畢竟為別的作家所不能模擬。夏目漱石雖然是一個英文學者，但他知道英國的缺點，而主張日本以及東洋的好處，這在當時可謂很稀罕。由結論說來，他是為着要洞悉自國的美點而到英國留學的。明治時代乃是日本沈醉歐美文化的時代，他有這種見識，深切認識固有的傳統，而且發揮了非凡的手腕，造成那偉大藝術，值得大可仰贊。筆者素來痛惡那些穿了他人的衣裳，連自己的腦筋，都似乎神不附體的忘形之徒，他們模倣他人之美既然不像樣，連自己固有的傳統精神却表現不出來，成了「不三似兩」的東西。極其顯著的例，就是今日，不，向來的中國電影。把話再說回來，夏目漱石是道地的作家，他討厭人事世故的齷齪，把悠優自然表現其作品上，他由良心上的敏感，悟澈人生的真義，他並不遊離人生，反之他凝視着人生，而由苦惱中信賴「道」的精神。他這樣在文學界樹立了另一個乾坤。

夏目漱石除了作品之外，尚有許多評論及隨筆散文，或漢詩。其「玉屑錄」是一篇優秀的詩集。森鷗外與夏目漱石的交遊，雖不過是平淡，但互相欽佩各人藝術的天分。據說森鷗外很敬佩夏目漱石，那傲岸的森鷗外尚且這樣，大約他對於夏目漱石的人格和作品頗表示敬意。

關於夏目漱石有一段有名而且有趣的故事，明治四十四年（民國紀元前一年）他患了大病的時候，文教當局以其文名卓著，為表示其榮譽起見，特別贈與文人最高榮譽的「文學博士」之頭銜，然而夏目漱石不僅不表示喜歡之意，却

將這個頭銜馬上再還給當局，表示不願意接受。因此有人說他有乖癖，但從實際上而言，這才是文人坦白的心情，他不重視頭銜，他知道文學家的生命和名譽只繫乎作品。

年頭有一個來自北京的朋友說有一部份的文人正在重新編譯夏目漱石的作品，這是多麼快意的消息，筆者正希望有志的文學者，重新研究夏目漱石的作品，予中國停滯的現文壇以新的刺激。翻譯作品固屬難事，尤其是要翻譯特殊的偉大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更難。總之夏目漱石作品翻譯收到成功之日，亦即是中國創作界有偉大收穫之時了。

(二) 泉鏡花

泉鏡花的藝術有獨特神祕的色彩，他所描寫的很多是怪奇的空想，所以有人稱他為觀念小說家，不過這是對於他初期的作品之批評。

泉鏡花生於明治六年（同治十二年），而終於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享年六十七。他十九歲入尾崎紅葉之門，自二十歲開始寫小說，作家生活達四十年，作品很多，他的作品全集凡二十八卷，（岩波書店發行），他的初期作品「夜行巡查」，「外科室」，被稱爲觀念小說，然而不久他的作風傾向於浪漫神祕。他的出色作品如下：「照葉狂言」，「笈摺草紙」，「湯島詣」，「高野聖」，「註文帳」，「婦系圖」，「歌行燈」，「薄紅梅」等。

「照葉狂言」是殉情回憶的作品，也是明治時代的精彩之作。作者描寫飄泊

的女伶，作者不描寫其黑暗的一面，並不是故意不去看牠，因為是無必要的。作者素好描寫柳巷的女郎，但作者將在這柳巷的女郎，去觀察人情的表面。「照葉狂言」使明治時代的青少年感覺純情之寶貴。泉鏡花經過了「笈摺草紙」，「湯島詣」，那些至純而浪漫的戀愛作品之後，至「高野聖」一作達到神祕作風的最高峯。內容描寫婀娜的女性棲居深山幽谷的怪奇，迫近了象徵的境域。所以在文學史上值得注視的一篇。「高野聖」不但站在明治浪漫主義高峯的作品，其在世界浪漫小說上，確是誇示了日本特異色彩的佳作。自此至明治三十八九年止，他在散文界被推爲第一人。

泉鏡花讚美妓女，善把她美化，他的全作品的大半以上都是描寫着這些情緒。「註文帳」，「婦系圖」，「歌行燈」都是取材於這種世界的傑作。尤其是「歌行燈」，作者充分發揮獨特的美，在其韻律的情感中，只是陶醉於美的世界。

小說家泉鏡花，可謂惟一的澈底浪漫的人。他將所有的一切，染上他的心情，照上他的色彩，方才出現於讀者之前。他的作品，始終是憧憬着熾烈的純情。他很自由地儘量驅使他那豐富的語彙，而樹立色彩炳耀的文章，他將日本語的能力，發揮至最大限度，所以他在近三代的日本文學上，確是惟一的文章能手。

他的思想感情，極其浪漫自由，與封建的道德相對立。他高倡戀愛的至情

，任憑以權力或名譽都不能夠遷移，他對於認爲全權萬能的俗惡社會，以心情的眞實爲武器，與之挑戰。

泉鏡花是日本浪漫派的偉大作家，其內部存在着日本的因素，他與自然主義派截然不同，他的文章鏗鏘有聲，其雕琢之美，冠絕一世，後輩的作家如芥川龍之介與佐藤春夫，以最大最高的讚詞，頌奉泉鏡花之藝術，不過要翻譯他的作品，是極其困難的罷。

(四) 田山花袋

田山花袋是日本自然主義的元勳，又是一個最初的開拓者。花袋生於明治四年（同治十年），於昭和五年別世，他六十年的生涯，始終爲建設自然主義藝術奮鬥不懈，他的代表作有「蒲團」，「生」，「妻」，「緣」的三部作，又有「田舍教師」，「殘雪」，「百夜」等的長篇小說。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三年）三十七歲發表「蒲團」一作，轟動了當時的文壇，花袋的作家之名，也就嚴然確立了。那時候的批評界稱讚這篇是人生的大膽的懺悔錄，又是自然主義的代表名作，他以「蒲團」爲一個轉機，拋棄過去的主情主義之創作態度，愈益放膽爲自然主義發表評論，一方面陸續寫了許多的作品，他的創作態度自

己稱爲平面描寫。即對於事物的觀察，排除主觀，只以現象的，平面的，換句話說，不加入理想的客觀態度，他對於

法國的自然主義有相當的素養。尤其是愛好福祿培爾，貢克爾，莫泊桑。他直接受到影響的是貢克爾。花袋在「藝術是人生之再現」的主張下，將日常平凡的事情，將其原來所有的材料，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他的平面描寫論是說，把砂石一個一個的加以描寫，便能暗示海濱之大。花袋在「蒲團」中，把自己的一切不加掩飾的寫出來以後，又在「生」的作品中將其哥哥的家庭事情描寫出來，把當時還在世的母親，哥哥，嫂嫂，姊姊的關係，不客氣加以解剖。描寫母子兄弟均以自己爲中心，對生的執着和懷抱着利己心。相當探到人生的深奧處，所以被稱爲花袋作品中傑作之一。作者以「逼真」爲目標，並於「把自己的一切之一切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無論是弱點，毫無忌憚地暴露出來，那麼便能帶着一種的客觀性」這種信念之下，他排除一切的情實，妥協，粉飾，一直向客觀描寫邁進。翌年他寫了「妻」，內容是描寫一個中年的丈夫，在家庭生活漸漸地不能滿足其妻，然後有一個年青的女性，做了男主人的弟子進入其家庭內來。使痛感人生孤獨的男主角，其心理上得到一線的光明。

「緣」是這個女性在完成戀愛之後，描寫其悲慘的現實生活。男主人的孤獨，因爲得到另外的安慰對於女人的態度也表示寧靜而且寬大。作者的筆比較前二篇更能客觀化了。

閒話揚州

明華

揚州——這褪了色的古城，要是我們平日還注意地理的話，一定都能知道牠的名字。牠的位置是在揚子江的北岸——一塊肥沃的平原。

在以往的幾百年中，揚州的確曾經有過一段光輝的史蹟的，可是在民國成立以來，由於交通線的更改，牠果真一天天地步上了沒落的道路，但是，自最近開始，牠又以一個新的面目，和國人相見了。原因是自去年度起，蘇北綏靖公署，蘇北清鄉督察專員公署，都相繼在這里成立了，立刻，揚州又成爲蘇北政治和軍事的中心，也就是重建新蘇北的發足點，於是，商業是繁榮了，交通是發達了，和江南來往的唯一交通孔道——長途汽車，也能每天每地準時開行了。當然，民生的日見安定，是用不着再說的了。

歷史上的揚州

根據「江蘇志」上載：

一江都縣（即今日的揚州），戰國時爲楚國之廣陵邑，漢置縣，三國時廢，晉復置，隋改江陽，後省入江都，唐時，城圯於江，徙今治，又折置江陽，並爲淮南道，揚州治，五代南唐改江陰爲廣陵，宋日江都，爲淮南東部揚州治。元爲河南省揚州路治，明爲揚州府治。

清雍正初，復折置甘泉，並爲揚州府治，民國元年裁府，併甘泉入江都。三年劃屬淮陰道，國府成立，廢道直隸省府。南臨長江對鎮江縣，東界泰興，泰縣，北界高郵，西北界安徽之天長，西界儀徵……

從這上面，我們不難看見歷史上的揚州的一個大概了。然而這並不是揚州的全盛時期，歷代僅是把牠當作了一個普通的地域而已。直到明末清初，揚州這一個小地方被詩人墨客那支不朽之筆一再描寫和形容，牠的名聲才日見響亮起來，因此，清朝的那位貪玩的隋煬帝，還特地爲牠不惜工本地建起了運河，自己不顧一切的趁了龍舟到揚州來看瓊花，把這個小地方鬧得天翻地覆，於是，揚州的商業和交通都因此而發達起來，全國的居民沒有一個不知揚州這地方是曾經印過皇帝的足跡的。

但是，曾經幾何時，滿清推翻，民國成立，詩人墨客再也沒有閒情逸緻去描繪那退色的古城，於是，揚州在人們的記憶上，也漸漸地淡薄起來。

雖然揚州是已經沒有那些詩人墨客爲牠一再詠詩留戀了，但是牠畢竟是一個有名的古城，多少還具有幾分陳舊典型，並且還有不少的名勝，夠供人憑弔。

瘦西湖風景

提起揚州，不禁使人連想到瘦西湖。的確，瘦西湖是揚州唯一的風景區，在這里，你可以看得見數百年前的名勝遺跡，使你能夠憧憬起當隋煬帝到揚州來看瓊花時情景——那種威風凜凜，祇顧個人享樂，不問人民生活的昏庸的情景。

瘦西湖在揚州的北門城外，自城中心到瘦西湖的人力車是祇須經過一個極短促的時間。風景自然是相當美麗的。這當然不能和杭州的西湖相比較，所以，要是你來揚州遊覽以前曾經懷着比西湖更加美麗的信念的話，那是準會使你失望的，關於這，那又得怨怪那些詩人墨客在酒醉飯飽以後，過份描寫和渲染的過失。但是依事實上說起來，一個在都市里久住的人，到揚州瘦西湖來玩上一番舒暢的感覺的。

瘦西湖的形狀，有些像南京的秦淮河，所以嚴格地說起來，牠根本不能稱「湖」，祇能稱「河」。原因是牠的闊度實在是在太狹窄了，甚至有些地方遠比不上運河。當你走出揚州的北門不遠，那些瘦西湖中小艇的船夫和船娘，便會蜂擁地向你拉生意了。這個情景，也有些像嘉興的南湖。

「千家養女先教曲」，這句話雖然在現代的揚州，已經不很適用了，但是將牠運用在那些小艇的船戶身上，還是照樣可以的，不過須要改去這個「千」字，成爲「船家養女先教曲」。

所以，假如你是一個初到揚州來玩的遊客，那些船娘便會從你的口音里，很快的抬高她們的船價，譬如本來每天的

租費是一百元，立刻，她們會漲到三百元以上的高價。然而，價錢雖貴，事實上到有一個特別的收穫的，那便是那些船姑當她們撐着那支小艇在碧波中蕩漾的時候，她們會很清楚的告訴你那個塔，或者那座山的名字是什麼，是些什麼朝代的古蹟。要是你是獨個兒前往遊玩，而且又是西裝筆挺的話，那更是艷福不淺了，除了你可以大事領略山水的美麗和雄偉外，還可以有異性的藉慰。她們中間有許多到全是略受教育的呢，凡是在上海流行的電影歌曲，她們照樣可以朗朗上口，無異你是隨身帶着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一樣。

小金山是瘦西湖中的名勝之一，牠豎立在瘦西湖的湖中心，因爲沒有陸路直達，所以非用艇划去不可。四圍的面積並不過小，上面還有一個湖心寺，說起來也是清朝的建築了，寺後山上，有一座石建的涼亭，每當夏日，湖上的涼風從四週吹來，綠長的楊柳樹擋住了炎陽驕脅，真是一個納涼的好去所在，假如你帶着你的情侶的話，那真要「願羨鴛鴦不羨仙」了。

在小金山的對面，便是著名的五亭橋了。五亭橋正在瘦西湖的中段，是平架在湖面上的。以整個瘦西湖而言，在這里該是湖面最闊的所在了。全橋的長度，大約是在八十尺左右吧。橋上有五座石亭，也是在前數百年曾經詩人墨客們一再加以宣傳的。亭子的四角都裝着銅質的小鈴，每當微風吹來的時候，銅鈴便響動起來，委實是悅耳的。亭子的頂上，都蓋有黃色的磚瓦，從老遠的地方

文

望過去，牠時時都在陽光的反射里發出金黃色的光，是最美麗也沒有了。橋下有五個洞，洞的大小，是以隱藏那小小的遊艇，要是在夏天，自然更是避暑的妙處了，要是在春秋呢，當然也是欣賞風景，暫避風雨的所在了。此外，再不能不提的，便是在雨天的瘦西湖——在雨天，當你划着小艇在湖中的時候，你所看見的底是白茫茫的一片，甚至相近不遠的法海寺和白塔，也都深埋在雨霧的深處，最多也不過看見一個塔尖，「神龍見首不見尾」，真是不可多得的勝景。再加上五亭橋上的銅鈴兒，聲聲地隨着風雨的擊動而發出音響來敲擊着你的耳鼓時，這該是一幅多麼富有詩意的圖畫啊！

友

此外，在瘦西湖附近的徐園，便是爲了紀念揚州名士徐寶山而建築的，內中還有二隻在天監年間冶製的「梁鑊」，這二隻「梁鑊」實在大得可以，但是，可惜在近年來，都給管理的人改作荷花缸，回想起來這古物沒有人能好好地加以保管，而改作荷花缸，未免有些可惜。天寧門外的梅花嶺上，有着明末忠臣史可法的宗祠，同時，史可法的衣冠塚，也就在山岳的頂上。宗祠里除了史氏的神位以外，還有好多塊名碑，上面刻着史氏的親筆家書，家書中除了安慰他的家屬安好外，並且一再聲明他自己已經決心爲國犧牲，抗拒清兵了，在字行里，十足流露了史氏的至死不屈，敵愾同仇的信心，見到那神偉天的浩然正氣，誰都會爲之肅然起敬。

揚州的觀音山，是著名佛教聖地，各

地來此燒香的善男信女爲數相當衆多，正和瘦西湖邊上的法淨寺一樣。尤其是三月，更是燒香火的全盛時期，照估計，當在十萬人以上吧。山的左面，有着叢小小的紫竹林，委實是相當名貴的，除了你是大施主以外，山上的主持人是絕不肯輕易讓你帶走一的。

法淨寺在瘦西湖的邊上，全部的建築相當巨大。大門上，漆着紅朱的大字，那是「淮東第一觀，天下第五泉」的對聯，寺內有平山堂，在這堂上，可以看到鎮江的許多山額，算來這里該是揚州地勢的最高峯了。

在法淨寺里，除了一般廟宇所向有的佛殿以外，還有宋朝時候歐陽修的讀書處，更有歐陽修的石像。說起這石像到是挺奇怪的，原來在堂外看這石像的鬚子時，好像是白色，然而當你從室內看出去時，反變成黑色了，所以，一般的遊客誰都會對這鬚鬚顏色的變化，表示驚詫。

至於這「天下第五泉」呢？原來是祇是一口平凡的石井而已。據揚州的遺老說：現在的天下第五泉已經是假貨了，真正的天下第五泉早給和尚在這上面造了房子，除非你是大施主或者達官貴人以外，是決不會輕易讓你看到的。

此外，再不能不提的是隋煬帝來揚州看瓊花了，據說當年隋煬帝爲了觀看這稀世瓊花，還特地地在城內造起了看花石台，但是直到現在呢？非但看花台上的瓊花是沒有了，連野花都都不生一朵，祇剩一堆碎磚瓦礫了。同時，在城內還有昭明太子的文選樓，到現在也是祇剩一

「皮包水」，「水包皮」

堆荒丘，無法認辯，僅能供人憑弔了。

寫過風景，那末再來寫揚州人的習慣吧。

揚州人喜歡喝茶和洗澡，所以戰前因寫「閒話揚州」一書而聞名的易君左說：揚州人白天是「皮包水」，晚上是「水包皮」，委實是一點兒都不差的，然這並不是每個揚州人全能如此，僅有幾個遺老和闊少才能享這清福，一般居民還不是同樣爲衣食所煩惱。

事實上到也是這樣，喝茶這玩意兒在揚州是一天到晚到處可喝的，在蘇州或其他的城市里可不同了，他們都祇喝早茶，而沒有午茶或晚茶的，所以這是揚州的特點。而且自早晨開門直到九時以後，是因找不着座位而「打回票」的茶客，決計找不出沒有人坐的位置。尤其多的是一般特殊階級，大都當上茶碗的時候，還得拿上一隻他們所心愛的烏雀，一邊喝茶，一邊傾聽烏雀所唱的悅耳的歌曲，——其實這種遊手好閒的態度簡直是自趨沒落。

至於洗澡呢，更是揚州人獨嗜的嗜好。雖然在別處，人們也是照樣洗澡的，但是決沒有揚州人來得勤，因爲揚州人無論下雨天晴，春夏秋冬，每天都得洗上一個澡，洗完澡，在澡堂里睡上幾個鐘點，這非但是嗜好，簡直都成了習慣，要是不這樣，揚州人一定會一晚睡不着覺，心事重重地不舒服的。這種習慣，在近年來因着暴發戶的日見衆多，所以不僅是男的，就是女的也都習染上了

，以致最近在揚州新開的女子浴室就有好多家，但這還是適應有錢的奶奶小姐們用的。更加富有的，她們自然會在自己的公館里，建起私人浴室來。

說起女人，那末，就介紹一些揚州的女人吧。這里正經的女人不談，所談的是娼妓和嚮導之類。

娼妓和嚮導，在揚州是相當衆多，有暗的，也有明的。她們藉貫大都是蘇北或揚州本地，他們招待狎客和上海或蘇州的娼妓有一種特殊的不同，便是她們喜歡打情罵俏。譬如狎客對娼妓說上一二句俏皮話，一般都市里娼妓至多也不過一笑置之，或者作一些簡單的答覆，在揚州却不同了，她們動手就打，一個狎客在揚州被娼妓打上幾拳或者踢上一二脚是不希奇的，罵人更是家常便飯了，開口就是「拉你媽媽」。所以，有人說到揚州去狎妓的主顧最好是上海的「白相人」，講打，行！講罵，也來得！然而她們的「本領」除了打情罵俏以外，還有一點是一般都市里的娼妓所沒有的，那就是「唱」了。據說揚州娼妓的唱工特佳，非但是「手撫欄干」和「四季相思」，還有你猜得到的什麼的。所以，筆者曾經從一位在瘦西湖玩過船娘的友人那里，得到過「水聲與淫聲齊鳴」的詩句。

揚州的點心，也該算是遠近聞名了的。的確，揚州菜館里所做的點心，委實是另有一番滋味的，旁的不講，就說那盆「乾絲」吧，就不知滿足了多少食客。還有「鴨肉」，「燴麵」：都是早已膾炙人口的了，這里不再多說。

斷然防止敵機盲爆

防空襲擊好嗎？



綿糸布、染料、食料雜貨等

林大 洋行

蕪湖分行

蕪湖中二街一四三號

電話二六九番

中華出光興產有限公司

蕪湖分行

蕪湖中山路西花園

電話四六番

綿糸布、雜貨、呢絨、五金、交易業

益記 洋行

蕪湖分行

蕪湖中二街二三三號

電話二三三番

軍指定非鐵金屬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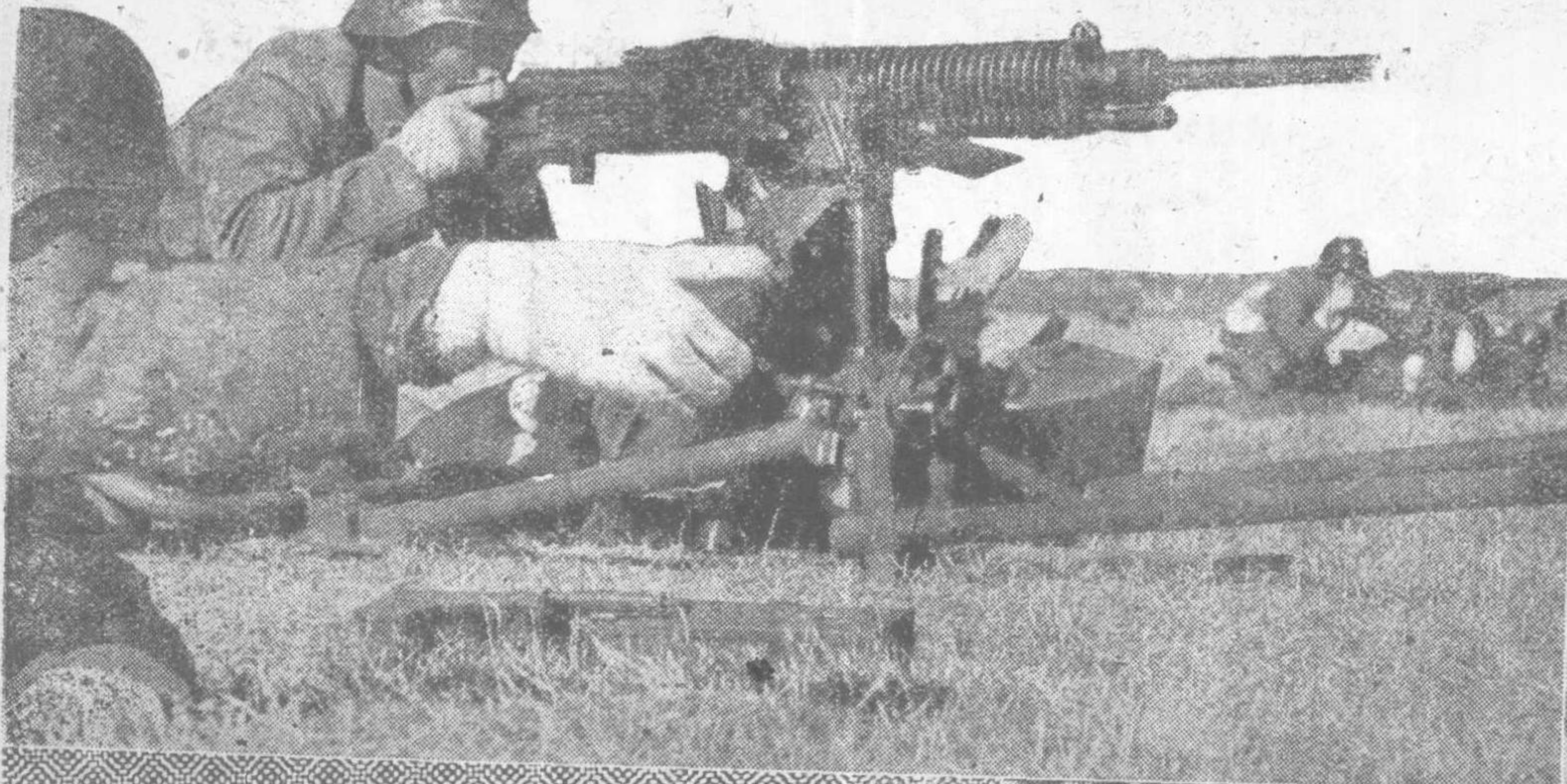
三河興業有限公司

蕪湖分行

蕪湖中山路七一號

電話七四番

！姿雄的隊軍國中新



響應着歐洲戰局的推移，大東亞戰爭亦將臨決戰之秋了！盟邦日軍在前綫與反軸心軍進行着苛烈的鬥爭，位于共榮圈後方地域的新中國軍隊，也由參戰而步上了積極反英美之途！

（圖示：演習時緊張的情形。）

南方之食糧增產

今年食糧豐收，在中國、日本、滿洲國，較往年各年增產了百分之十五以上。
而；而各地食糧產量，更比去年增加了幾成。

傍河之家



在辛勤地耕作着的瓜哇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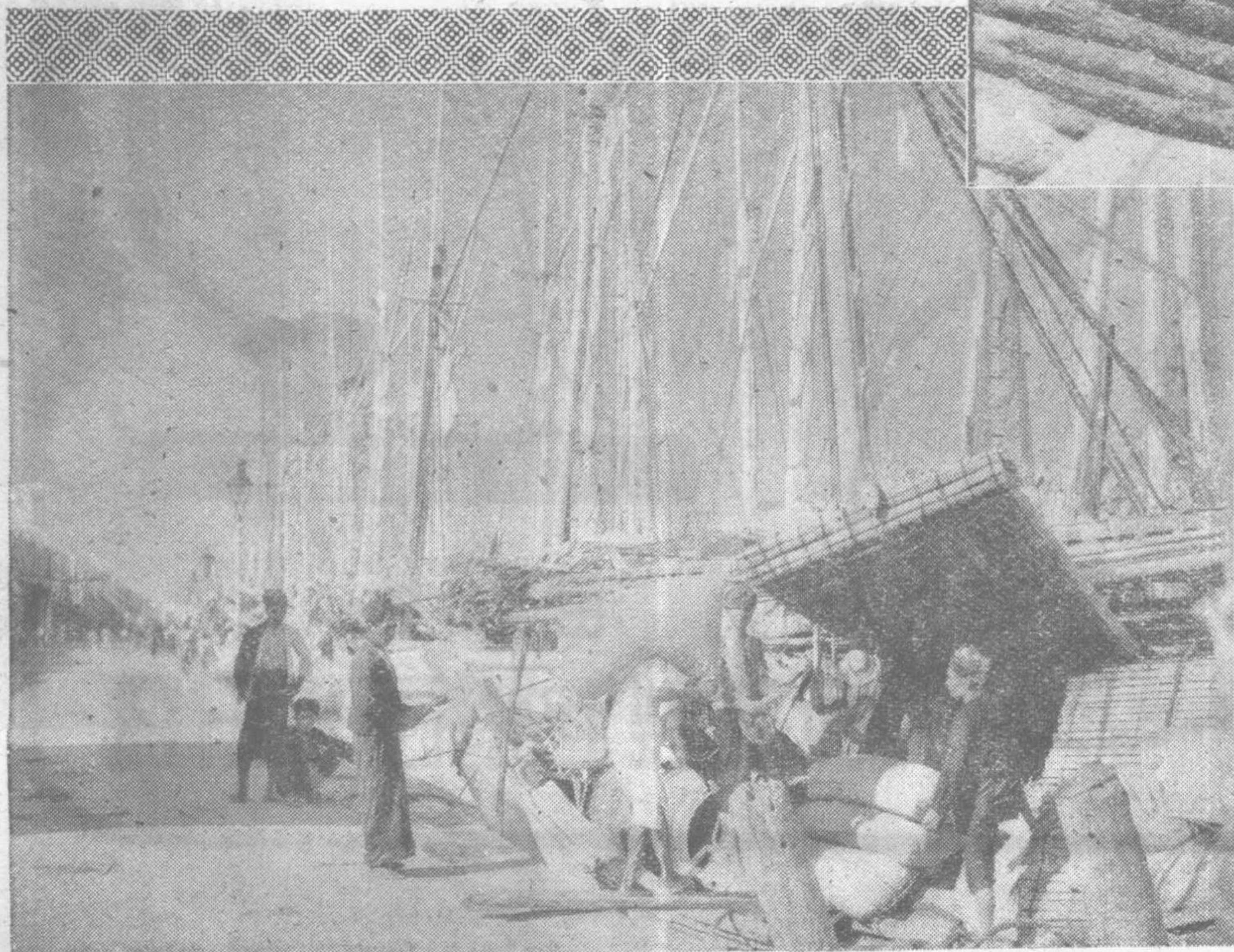


南方好幾次的食糧產年





！着笑嬉下山在民農的賓列菲，收豐着對面



大量的食米，用船隻裝運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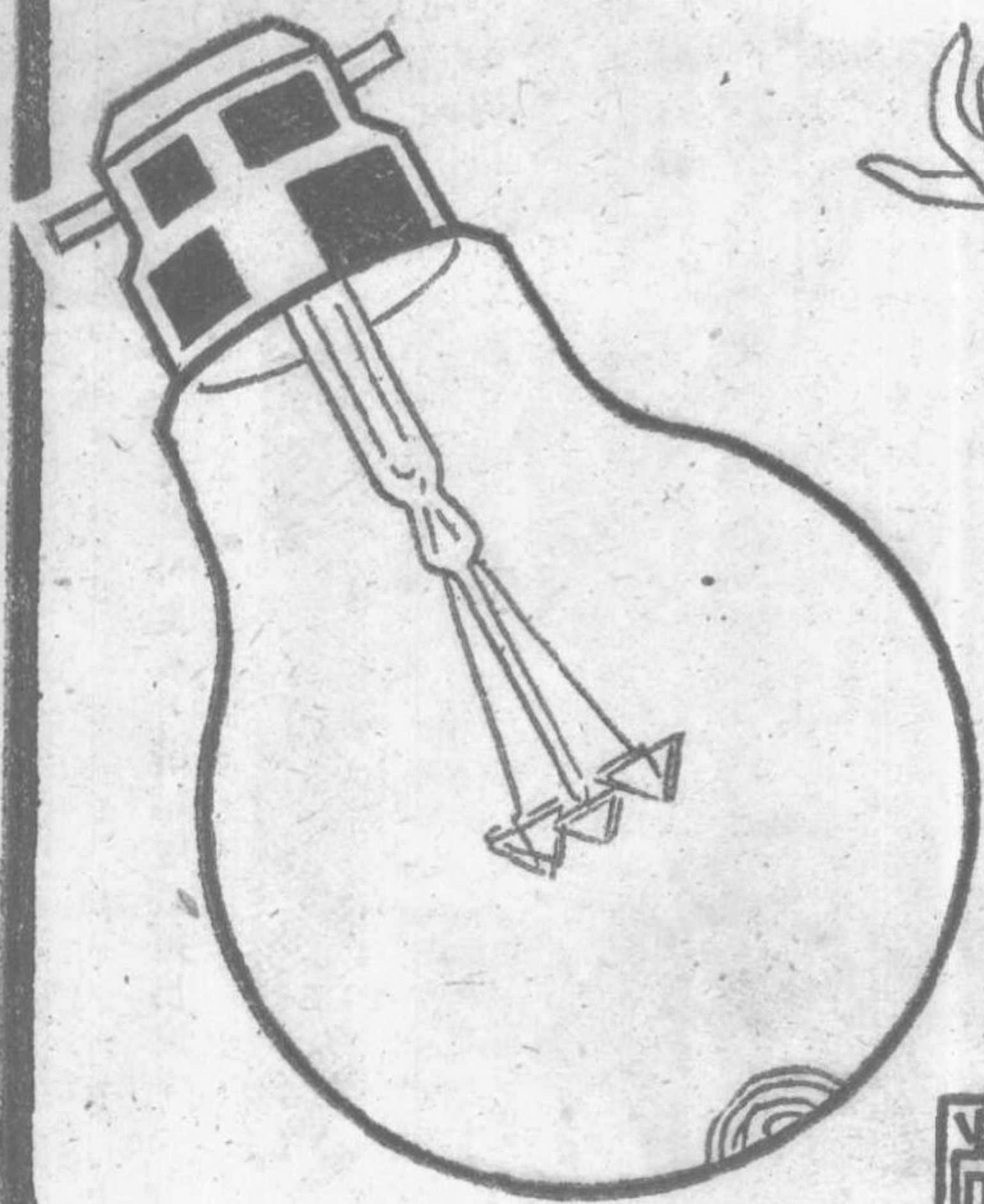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用電省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我的寫作經驗

周毓英

一、從暴露矛盾到解決矛盾

我在早明的寫作，總是「暴露」矛盾的多，後來則漸漸的着重於「解決」矛盾。我的私見，認為一種矛盾之存在，那是事實，不去暴露牠也是存在的，如能把矛盾研究清楚而使之解消，那樣的作品便更有真實的價值。我先前常喜歡寫文藝，後來多數是寫論文，便是這個原因。這個寫作態度的轉移，我覺得與我的寫作的基礎是有關係的，因先前只憑「才氣縱橫」，讀的少，看的少，更談不上研究，任意對對象的矛盾加以痛快的暴露，暴露以後，好像自己的責任便完了。後來稍稍多讀了一點書，多看了一眼事情，引起了多加研究的興趣，便想變「暴露矛盾」而為「解決矛盾」了。雖然查查自己的「功勞簿」，根本說不到「暴露」，「解決」則連個影子也沒有，我也不過存着那樣的心而已。我爲了那樣的存心，所以益發願意多讀多看，極微細的事情也私下加以研究，研究了一個頭緒，便記下來，遇着機會送給人家發表，沒有機會則自己長期保存的也很多。

多，可看的事也不多，有許多事情一旦研究出他的內幕，更令人憤恨欲狂。「治大國如烹小鮮」，寫作的生涯他要和「烹小鮮」一樣，平心靜氣，小心謹慎，必須極端「仁慈」，自己可以減少憎恨，別人也易於接受，所以我只要可能，手頭弄得到的書都讀，可能去看的事情都要看，而凡是「矛盾」也都研究，研究得到善意的解決爲止。我寫「暴露」的稿子竟至牙齒痛，使自己肝火旺，也使讀者引起火性，後來漸漸的增加耐性，專門暴露的稿子很少寫了。我的忍耐力連催眠術，推背圖，宗教經典都要讀，其他一切社會科學書籍當然更不成問題。而恆心呢，則二十年如一日，辦理各種事務一有空閒，便是讀書寫稿，從來沒有間斷。有人說我做了官還寫作，這個官是不會大的，也不會富的，可是我從未覺得自己窮過小過，本來沒有問題，何必自添煩惱？能夠做官便做官，看到的範圍更廣大，研究的資料更多，也就是寫作的基礎更充實了。

二、與人爲善不做幫兇

有的人以爲寫作的清高，可以做到荒山絕域的清風明月，遺世獨立，但我的經驗，覺得那樣是不可能的。清高的作

家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被人「投諸濁流」，放逐，監禁，甚至於殺戮；一條是被人放在紅木玻璃座中，普受供奉，但那必須是既成的偶像才辦得到，否則「誰買你的賬？」至於「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即使真能「傳」，在效果方面恐怕也是很微細了。譬如以暴露爲中心，過去了的事情何必再暴露呢？再譬如以解決爲中心，則事情過去了，也就等於放馬後砲，說現成話。寫作最重要的在此時此地，解決現實，清高二字，實在是封建士大夫頭腦中的毒汁！

所以我不夢想清高，更不相信世界是污濁的，我的想法是「與人爲善」，籍以求現實的推進。我參加過好幾個政治活動，但是看的多，寫的少，一八事變之後，我又研究着中國的法西斯蒂理論，因爲我想合理的獨裁或許要比曖昧的專制好一點。這時候有好許多人罵我「幫兇」，後來覺得幫兇是清客，祇談男女風月，或談命相書畫，不談正經理論，我那樣嚴肅地談理論，實實在在是個「幫兇」。不過那時的清高的先生們也很聰明，一面孔的怨毒相，決不正眼看一看「正兇」，當痛罵「幫兇」的時候；正兇注意到了便自會七彎八轉的給錢，給他維持。攻擊「幫兇」的人，得到光榮，得到維持。我這個被指爲「幫兇」的人，根本沒有做「幫兇」的動機，也不肯與「兇」接近。不過「與人爲善」這個理想，也的確是迂。迂路太遠，太遠的路我至今還要走，這是我在寫作方面的自討苦吃！

三、索稿必應但非索稿才寫

有許多才氣高的作家，不到火燒眉毛不寫稿，不寫則已，寫則動輒萬言。我可是朋友很少，不到外面去交際應酬，索稿的人很少，平時研究什麼問題，覺得可以寫，便寫一點，寫好了塞在抽斗內，碰着有人來要，便送給他，所以我不會像大紅大紫的作家，各大刊物上都散佈着他的作品。至於不是擺人頭的刊物，勢力不大，拉稿子門檻不深的編輯先生，我總是同情的，祇要找到我，每索必應。有財有勢的大刊物，他們稿子積到可用一兩年，我就想把機會留給旁的作家，不輕易送稿子去了。

我想我這個所謂「作家」，犯的毛病真不少了：第一喜歡研究，大眾不感興趣的問題我常常是長篇大論，臭「八股」寫不完，讀者羣始終是少數幾個書獃子，不會撤動多數讀者，這是一輩子也不會「紅」的。第二迂腐地想「與人爲善」，世上誠心「爲善」的人竟是不多，幾乎沒有，鑽鑽牛角尖，不合時，得不到同情，白白給人家罵我「幫兇」，這又是準保要倒楣的事情。第三寫了稿子不向熱鬧地方送，不與紅編輯莫逆，甚至有時還要鬧別扭，自己把自己封鎖起來，孤立起來，這樣的作家自然做得太吃力了，而且是吃力不討好了。有人稱贊我做作家是「山東人吞寶劍」，硬工夫，硬磨出來的，我却自覺慚愧，沒有絲毫貢獻，有「山東人」的習氣，有山東人的神氣，却並沒有什麼「真功夫」，只有繼續多用了。

每當春光明媚的時候，我們在原野間遊眺，常常會發見一朵朵白色或粉紅色的花，比庭園裏所

野 薔 薇

· 庵 易 ·

常見的薔薇花略為小一點，但香氣的濃郁却遠過於家種的薔薇，這就是野薔薇。野薔薇所不

來製成香水，那香氣也要較薔薇花濃烈芬芳得多。語云：「家花不及野花香」，可謂信而有證。我們的喜歡野薔薇，倒並不是因為牠的香氣勝過薔薇花，而完全是鑒賞的心情有異，當我們在庭園裏賞玩一朵薔薇花的時候，我們心裏早就有了賞玩這花的念頭，不像發見野薔薇時那樣完全是無意得之；越是無意得之的東西，越能增加我們心頭的愉快，譬如一個疲倦的旅人，正厭倦於他所經歷的風塵，忽然無意間在山谷中發見了一簇香氣馥郁花瓣鮮艷的野薔薇，那時他將是如何

關於雜文

· 秦 淮 碧 ·

雜文的不振，使文壇冷落了起來，以前「魯迅風」的作者，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餘下的呢，不是寫些考據什麼的隨筆，就是封筆大吉——我們知道：雜文的寫作是困難的，尤其是在如今時代和環境的雙重障礙下；可喜的是：石縫間未尚沒有野草在茁長！且不論其已點綴了寂寞的大地，我們要看成績，成績還不差哪！

王予先生的那本薄薄的小冊子：「見山樓什文」，實為年來什文的豐富的收穫之一。

作者不避避針對現實的批評和責難，而多少說出了我們想說的話。同樣，丘石木先生以前刊載在「學藝」上的那些潑刺的短文也是可喜的——可是，我們別忘了還有一位何之先生，他也有了一支鋒利的筆。

對於什文的寫作，在「見山樓什文」的前記上——「……雜文已被魯迅先生寫到最高峯，但是，需要雜文的時代沒有過去，不過究有不同了，我們必須換一個寫法，那就是直捷痛快，簡單明瞭，用不着引經據典，特別不要先擺出一副什文架子，使讀者打一個寒噤預感到：這是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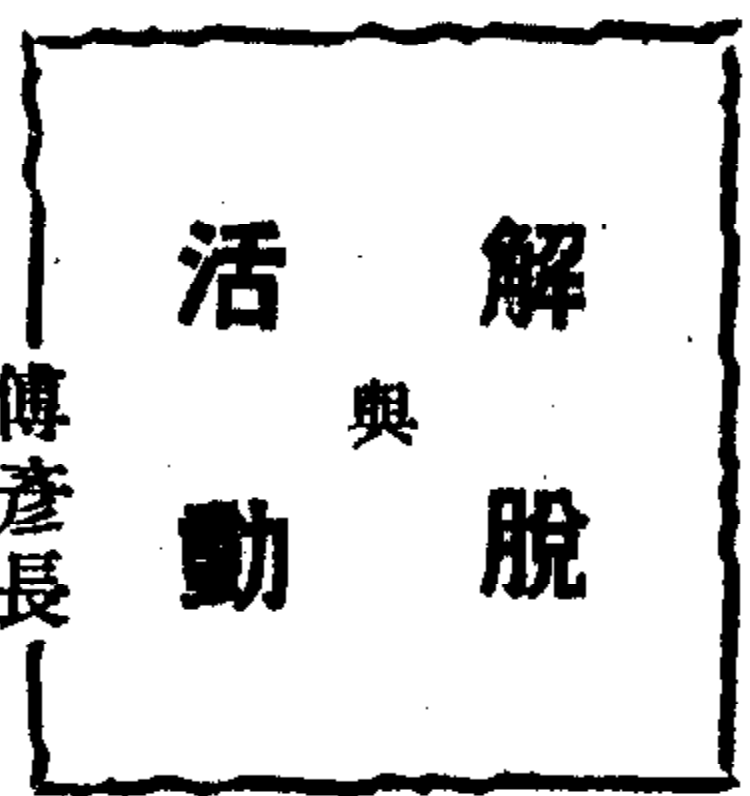
雜文的精悍，就在乎「直捷痛快，簡單明瞭」，而毫無扭扭捏捏的細疵。如前些時，庚子，秋翁諸君在某刊上佈下一條戰線，「圍剿」

的歡悅呢？他心底的空虛被填滿了，灰色的人生在他眼裏也變得光明起來，他將無限歡喜讚歎於這遺物的恩賜。薔薇和玫瑰一樣的多刺，野薔薇也是如此，這正可以代表牠品格的高潔，彷彿一個孤芳自賞的絕代佳人一樣，可以近觀而不可以褻玩。

「文友」這次特開一欄名「野薔薇」，顧名思義，實在含有深意。因為野薔薇的花比較小，表示這裏所容納的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讀起來却又津津有味，這正等於野薔薇的香味遠勝於家種的薔薇花。還有，野薔薇是多刺的，所以這裏也就有着諷刺性的雜感和社會相的暴露。讀者於飽飫長篇大論之餘，來賞玩一下這朵嬌小的野薔薇花，一定會覺得別有一番風味罷！

但最有意義的一點，我以為還是在用「野薔薇」來象徵薔薇戰爭。這一場前後進行了三十年的著名戰役，發生於十五世紀的英國，是英國的約克王朝和蘭喀斯他王朝兩家爭王位之亂。當時約克朝用白薔薇做徽章，而蘭喀斯他朝則用紅薔薇做徽章，這倒很有些像野薔薇的標誌，因為野薔薇只有紅白兩種，不像家種薔薇的還有黃色一種。

現在正在戰爭期中，雖然這次是世界大戰，不同於當初英國的內亂，但戰爭雙方所揭示的目標政策，又何嘗不正等於紅白兩種野薔薇的標誌呢？薔薇戰爭雖繼續了三十年，但結果却是化仇敵為婚姻。現在民生困苦日甚，我們很希望野薔薇的出現，也正預兆黎明的行將到來。



天地人物房子街道樹木青草，這許多在我之外的東西，可以恨，也可以愛。

我所感到的正是如此。思想決定與這許多在我之外的東西，是不同的。不要用所值極微或者是所值甚大的紙幣價格把思想來計算吧。

冬天，我全身披掛了的時候，還自以為有許多身外的東西不是別人的。我並不需要思想。我要求別人聽了我的話之後馬上就有給指示了的活動。

可是現在却有我不能愛，也不能恨的炎熱，我只好忍受着。一到晚上，尤其是熱得不能睡下的晚上，我就坐在露臺的水門汀上。只有一雙破舊的布鞋，一條褲子，一把蒲扇，一張可以坐坐的小竹椅子，似乎不是在我之外的東西。在這當口，我眞的什麼都不要。我赤腳，而且是裸着上身。當我坐在一張小竹椅子上

的時候，你能說我不是一個思想者嗎？

任何人，尤其是活過五十歲的一個老人，不管他是否識過字，讀過書，在這姿態的扮相上，他

就是一個思想家了。活動，叫許多人都聚集在一處了。惟有這時的思想，它是孤立的。

孤立，並不是天生的。於是許多人，至少有一時期，都有這一種孤立的姿態。

在這時候，他似乎是出了家。長篇大論，關於人生問題某一節目的高見，正有兩位太太一面走下樓梯，一面似乎就要把談話來結束的樣子。可是，情感不是沉默，它正是生生不已的一個個化身。兩位太太的話，說得真不少呀。她們把這一架樓梯，拾級而下地逐漸走完了。一位太太站在廚房的門口，再跨下一級之後，她應該只說一句告別的話了吧。但是不然，她們又在那裏的兩只椅子上坐下，把未完的話一再說下去。

露臺底下的一間斗室，就是我所住的地方。她們的長篇大論，等於是一張當天的日報。在這時候，我當然不一定要看什麼報，可是她們却把我拉回了我的家。我也活動了。走下露臺，拾級而下地走完了一架樓梯。我在床上睡下了。有一個家，對於自己不一定是一個累。正如全身披掛了的人，實在是在這一個世界上稀見的美觀一樣。就這一點說，思想者非到赤腳，裸着上身的時候，竟無法去享受這一個解脫之道。

這一個世界上叫人一路活下去的節目決不是絕對的。你看，天

自命「正統派詩人」的路易士，雖然，間有出之小丑角兒的漫罵態度，可是尚不失「吓！放馬過來！」的「英雄氣概」。至若予且「榮譽」了「大東亞文學賞」，杜辛君在「太平洋週報」八十二期上說些：「副獎也是獎——你看，回頭他登起廣告來，就會登得獎作品或者得獎作家了。」

而且還有一點，他也不該不知道，就是這幾年來，中國在文藝方面出的書簡直可說完全停頓，所以這次去參加競賽的，也許一起只有兩本三本。在給獎者方面看到了這種情形一定很覺到了爲難；後來也許因爲說了要給獎的，又不能不給，就勉強拿一個副獎給了予且的小說就「評價」的餘地的。什文的作者，好像一名戰場上的號角，他得鼓勵一切向前，除了「暴寒」不合理的以外。

文壇 懷內山書店

史 蟬

戰後，我一直沒有去過北四川路，不知道北四川路底的内山書店，現在還依然存在否？

但在戰前，我却常在這條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北四川路上散步，而内山書店也是我常去的所在，當時駐足翻書的光景還依然如昨，可是時日的駭駭，一轉瞬間，又是七八年過去了，回首前塵，使人不勝感慨於流光的迅速。

内山書店以一家日本書店而爲戰前中國一般文化界人士所津津樂道，其原因當然是由於牠和魯迅先生的關係。内山書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魯迅生前的摯友，他和魯迅交誼之篤是衆所共知的事實，用不着我再來多嘍舌。據說當民國二十年柔石馮鐸胡也頻等

一亮，我起來了之後，就有許多十分動人的，又因爲這都是稀見的美觀，所以也是十分悅目的場面，一都在我參加。就是一到晚上，也何嘗處處不是如此。任何場面，都是一個活動。活動是佔有之後而不覺其累的真正生命。

與其把思想作爲對於學問方面的幽微品來看，反而不如把它作爲擺脫某一種的生活場面來說吧。所謂家，只是生活場面的一種而已。許多在國外讀過好幾年書的少壯學者，自從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家之後，除幽微品這一現象

意。

民國念四五年間，木刻藝術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當時木刻最好的範本，是「引玉集」，也是由内山書店代售的，此外各種木刻工具在内山書店也都有得出售，木刻作家更紛紛把他們手拓的版畫集委託内山書店發賣，情感的親密，無以復加。

我的喜歡在内山書店裏盤桓，不僅是爲了那裏面有我所需要的書籍，同時也爲了裏面的店員特別和氣。和氣原是日本店員所特有的美德，凡是會到日本商店裏去購物的人，大概都有這種感覺，不論買與不買，店員們對你總是一團和氣，恭送如儀，不像中國舊式商店裏的店員們那樣，始終是一副冷冰冰的裝斯爾登面孔，要用你的熱氣去換他的冷氣。

這種和氣的態度，在中國一般新書店裏也是很難見到的，因爲店

與以前或者有一些不大一致的解釋之外，其餘就沒有什麼變化。每一個人對於天地人物房子街道樹木青草，這許多在我之外的東西，可以恨，也可以愛之故，就因爲把這許多作爲幽微品看的時候，自己所需要的實在不多。

國與家這兩種生活場面的舊東西，似乎都不應該叫存貨攤得過於比所需要的多。譬如，祖老太爺留下了許多皮貨給他的子孫，他當然是一個偉大的人了。子孫除去不肯穿用之外，接下去再去弄不弄別的幽微品，姑且不說。單就一到夏天，這許多皮貨却不

裏賣的雖是新書，用的却仍是舊式店員，跑進這種新書店裏去，最使你生氣的是首先就有一個小夥計站到你的旁來監視，好像怕你偷了他的書去似的；要是你翻了好一會子書，還沒有買的意思，那一副嘴臉更是夠你瞧的了。

這種情形在内山書店却是完全沒有的，店員們任你去翻閱架上的書籍，不拘多少時候，都沒有有人來干涉你，甚至你就是想趁他們不防，「萬引」一下子，也未必便會爲他們所覺察。自然，到這裏來購書的人都是十分高尙的智識階級，沒有人會存「萬引」之念的，我這樣說，也不過顯示内山書店裏對顧客的自由和放任而已。

我那時除了買書以外，還常常到内山書店去買原稿紙，内山書店裏發售一種OS原稿紙，顏色分淡紅粉黃和白色三種，紙質很堅韌，僅比布紋紙略差一些，每

能不給它見日光以這一年年的活動來說，不能不說它是一個累吧。世家裏的老太太之類，當她擔任着這一年年的活動，有時爲時之久，一混竟有五十年。如此過了五十年之久，這一家生活場面的還是一個並不動用存貨，當然也是一種可以叫人感動的話。

真正生命是佔有之後而不以爲累。讀書人的修養問題似乎是指此而言的。好在一到冬天，當人都全身披掛了之後，我也並不需要解脫。一切給指示了的活動，我也同別人一樣，都一一要去參加！

百張用玻璃紙封成一袋，裝璜得很美麗，售價却又非常便宜，每三袋僅售一元。我起初用的原稿紙都是在開明北新等新書店買的，紙質雖是桃林，但寫時墨水却往往會滲化開來，一旦發見了這價廉物美的OS原稿紙，不禁喜出望外，由此到内山書店去也就更勤了，甚至還把這原稿紙介紹了許多朋友。

戰後一切都起了不小的變化，朋輩星散，生活的圈子也逐漸變得狹小起來，自從住到了滬西，和北四川路距離更遠，連涉足的機會都沒有，更不必說去散步了。只是有時偶然在報章雜誌上見到内山完造的照片，却仍是過去那樣圓圓的面孔，胖胖的身體，穿着和服在店堂內蹣跚的姿態，不禁引起我幾分滄桑之感。正是：昔日文壇，而今安在？回首前塵，想内山完造氏的心境也必和我同其寂寞罷！



談西瓜

危月燕

時令進入了夏季，又是西瓜上市的時節了。據農家說，瓜性是喜旱的，多雨的年歲，不但產瓜少，而且所產的瓜，味道也必淡而不佳，今年的氣候，從入春以來就比較乾燥，雨水很少見，看起來一定是西瓜的大熟年，不過處此生活高漲時期，即使是大熟年，西瓜的價錢也不會便宜，要像幼年時代那樣的大快朵頤，恐怕只好付諸夢想了。

在我幼年時代，西瓜的價錢真正便宜，滿滿的一担，只賣一元多錢，每担大小小有十來隻，一天吃上三四隻也不算什麼奢侈的舉動。我家屋後有一片瓜園，自己種着瓜，每逢夏天，我一清早起來，總是先跑到瓜園裏去，揀成熟的瓜摘。下四隻來，兩隻放在陰涼處，兩隻盛在吊桶裏吊到井裏去浸，井水在夏天比河水涼，浸到下午二三點鐘取出來，已經觸手冰冷了，剖開來吃，更是涼沁心脾，齒骨皆寒，不亞於在

都市裏吃冰淇淋。

吃西瓜也有一種風氣，記得在我小時候，大家都以為最好的西瓜是大紅瓢的，那時大紅瓢的西瓜也真特別多，不管外皮的顏色是黑還是綠的，剖開來幾乎無一不是大紅瓢，人們買西瓜的時候也惟大紅瓢是選，賣西瓜的小販照例都要先剖開一個來給主顧試嘗，要是剖開來的瓜恰巧是大紅瓢的，那他這生意就算做成了，否則可倒霉，還得去另找主顧。其實大紅瓢的西瓜並不很好，過熟了裏面的瓢就會變得像泥沙一樣，嚼之無味，而且很容易爛，過生了又變成半紅不白的一「油葫蘆」，淡而無味，我所喜歡吃的還是淡黃瓢的瓜，汁甘肉脆，最為可口。

在大紅瓢的西瓜以後，淡黃瓢的西瓜也隨着行時了，這大約是十多年前的吃西瓜的風氣，那時不但大家都競選淡黃色的瓢，而且還要配以淡紅色的子，也就是所謂檀香子，色彩

風味，正和上海人常吃的馬鈴瓜相同，不過體積要比馬鈴瓜大一倍，形式也以枕頭形的居多，圓如頭顱一樣的淡黃瓢瓜很少見，種瓜人為迎合吃瓜人的嗜好起見，一時又都競種淡黃瓢的瓜，風氣所趨，大紅瓢的瓜幾乎為之絕跡。

最近這幾年來，吃西瓜的風氣又為之一變，競向「三白西瓜」。所謂三白西瓜者，即皮白瓢白子白是也。這一種西瓜的種子不知是從何處傳來，我小時幾乎從未見過，有人說這瓜種是來自海外，大約也屬可信。這種三白西瓜味甜而鮮，入口爽脆無比，可說是瓜中的上選，更奇的是就牠的外表看上去，好像還沒成熟一樣，剖開來看却已經是熟透的了。

西瓜雖然甜美，但却不宜多吃，尤其是瓜瓢，絲蔓很多，於人體內部不宜，很容易釀成病患，所以講究衛生的人，往往食瓜而吐瓢，或者僅啜西瓜水喝。

種西瓜是農家的副業，種的人很多，這因為種西瓜用的肥料和人工，雖然比種稻麥要超過，但收成却比稻麥快，暮春下種，三伏即可成熟，為期很短，不像種稻麥那樣，起碼要半年工夫。何況瓜田施肥雖多，瓜却因成熟得快，短期內吸

收不盡，接下去種別的東西，仍舊可以得剩餘的肥料的力量。倘若瓜的成熟較早，摘瓜後又恰巧逢着雨水旺盛，則除去田裏的瓜蔓以後，還來得及種晚稻。即使不及，秋冬栽種蘿蔔白菜之類也可卜豐收。農家人工本來較多，糞肥更俯拾即是，種稻麥費時多而收穫有限，所以都樂於把種西瓜作為副業。

得，太溼却也不行。把土弄好了，然後在上面每隔二寸許挖一小孔，深約寸許，孔的縱橫行列必須整齊，於是取出隔歲所留的瓜種，（就是西瓜子，不過是隔歲吃西瓜時先從裏取出來的才可作為瓜種，由口裏咀嚼後吐出來的不中用。）在每一小孔裏投入兩三枚，再用稻柴灰掩蓋在孔上面，佈種的手續就算完了。

西瓜遇到熟年，每一畝田裏可以收穫百擔，不過因為所費人工肥料較多，所以農家例不多種，最多祇種一兩畝光景。從前西瓜的價格雖然低，但生活程度也很低，八口之家，有一兩畝瓜田，生活已可以對付得過去了。種瓜不像種田那樣，沒有和賦之類的剝削，而且可以直轄賣給吃戶，不必付什麼佣金，因此利益相當豐厚。現在情形不同了，西瓜價格雖貴，種瓜人的利益反而遠不如前，兼之人工肥料無一不貴，種一兩畝瓜田所花之費用頗為可觀，因此種瓜的人家也較前少了，這對西瓜的產量方面是很有影響的。

西瓜大抵都在暮春時下種，種瓜的方法，先把泥土鬆鬆，土塊要極細勻，然後略施和十分之八水的淡糞肥，使土微溼，因為土壤太乾燥了固然使不

佈種完畢後，用大張老油紙覆在土上，或者用稻柴蓋在上面也可，但不宜太厚，為的是防烈日的蒸晒，傍晚時揭去油紙或稻柴，略施極稀的肥料，以不乾不溼為度，每天晨晚兩次，忌用濃肥，僅於水中加入百分之四五成糞即可。四五天后，瓜子發芽，一莖先破孔而出，上面附葉兩瓣，形狀和瓜子一樣。莖葉既生出，就不用再以油紙或稻柴掩蓋，不過每天仍舊要在晨晚兩次略施稀肥，使土基保持相當的溼度。再過四五天，莖慢慢的粗壯了起來，葉也由兩瓣而四瓣，漸漸繁多，這叫做瓜秧，又名瓜苗。到了這時，已可移植在田裏，乃以刀依秧的行列把牠割裂，連根帶土掘出，每瓜秧一株，根上總附有拳一樣的土地，趁牠根上的土壤沒有乾燥，隨時挖出，隨時就移植在瓜田裏

面。

預備種瓜的田，在種瓜以前，往往都是種大麥或燕麥的，因為他們成熟期較早於小麥，可以在小麥的成熟前先行割去。不過在把瓜秧移種進田裏時，麥還沒有成熟，幸虧麥只種在田輪的背後，成一綫形，所以旁邊多空土，可以供種瓜之用。將要移種以前，應該先就空土中擇定種瓜的地點，大約相隔一丈左右種瓜一枝，在擇定處先用鋤把土鬆鬆，再開一寬約一尺的洞，埋豆餅等肥料在洞下面，這裏不用糞肥，因為豆餅的滋養力較糞肥為強，並且更有持久性。在移種瓜秧的前幾天，就應該每天用多量的濃糞肥灌在空土裏，使土裏預先藏有充分的滋養料，這看起來好像無所謂，其實是預先培養好瓜的根基，關係非常重要。等到瓜秧移種既畢，先幾天只要早晨和傍晚兩次澆水即可，因為肥料早已藏在土裏的緣故。及至瓜蔓漸漸的生出來了，這時候，麥也已經熟了，割麥以後，再把田輪改做寬闊，合兩輪為一輪，則含水量比較強。瓜種兩行，參差成了丁字形，初看起來似乎距離太遠，等到瓜蔓滋長起來，恰巧佈滿全田沒有空隙，所以種瓜的距離，決不可以太密。

西瓜性善旱而畏雨，多雨的年頭，不但產瓜較少，而且瓜味也必淡而不佳，有人也許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其實說穿了也簡單得很，因為西瓜的瓜蔓上也會生花，花發時如遇大雨，傷了瓜蕊，就不能結瓜了。鄉下人富於種瓜經驗，每一畝田裏，總是以十分之八種西瓜，十分之二種雜瓜。所謂雜瓜，就是香瓜，又名金瓜，不過我鄉的香瓜，外皮不全是金黃色的，而以碧綠色的鐵線瓜的種數為多，味甜而脆，香瓜爽口，足可媲美哀家梨。雜瓜的種植，對於西瓜不但沒有影響，而且因為種雜瓜分肥比較少的緣故，反使所種的西瓜結實更大，每枚最重的有二十多斤，至少也有五六斤，八九枚西瓜，就可以湊滿一担了。

種西瓜和地土很有關係，同一瓜種，並且用同一種方法種植栽培，所施的肥料也相同，甚至由同一個人專司種瓜的事，照理結成的西瓜，應該沒有什麼分別了，殊不知事實上竟大謬不然，不但結瓜的大小多少不同，而且瓜味的相差，也往往不可以道里計。例如甲乙兩區瓜田，相隔只有一條田畦，距離不過數尺，土質毫無差別，乾濕的程度也相等，而結成的瓜則有甜有不甜，甚至同一瓜田，東半區所產也往往和西半區所產不同。這事初看起來似乎很奇怪，其實說穿了也簡單得很，不過因為土壤內所含滋養料的成分有差別罷了。我國古時候，有所謂「區田」的方法，甲田今年種了稻，明年就改種豆，或者隨地荒蕪，不種什麼，隔一年再種稻；乙田種豆，也是這樣，總之決不是連年接種同一穀類。理由是因為各種植物所需的滋養料不同，例如瓜果需要磷質，豆類需要炭質，種瓜一季後，土壤的磷質被吸收完了，而其他性質的滋養料却反綽有餘裕，就其所餘，改種別種性質的植物，恰恰正好，如若繼續種瓜，則以磷質不足，成績就要減退了。古人雖然不懂科學，不能詳細分析物理，但就經驗所得，也能知道這原因，區田而種，實在和科學方法相暗合，直刊現在，江南一帶的農田，每年稻豆換種，以調節地下原有的養料，還存有古時區田的遺風。

今年種瓜的田，明年要是再種瓜，則不但結瓜小而少，而且所結成的瓜，也必然淡而無味，至少須相隔兩三年後，才可以再種瓜，那時只要用極少的肥料，就可以結出極好極甜的瓜來。所以凡是種瓜以供自吃的人，都揀從來沒有種過西瓜的生田來種，這在種瓜是預備賣了錢來過活的鄉下人，當然是辦不到的。

近代科學昌明，農業知識進步，能夠用人工調劑天然的不足。土質雖有不同，貧瘠的可以用肥料來培補，如若土壤中缺少磷質，則壅以含有多量磷酸的糞肥或骨肥。不過這種學理雖淺，而這種常識和實行方法却還不曾普及於我國農村，一般農民還都是墨守舊法，不知改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發一嘆！否則我們現在也不至於花很貴的價錢，還吃不到又甜又好的西瓜呢！

西瓜又已上市了，看到報紙上的標價，平湖西瓜每担二千二百元，虎黃西瓜每担一千三百元，真使人不禁為之咋舌。這樣高貴的價格，除了一般殷富之家，恐怕誰也吃不起了。今天雖是西瓜的大熟年，但在一般人民購買力薄弱之下，銷路恐怕不會暢旺吧。

然而物極必反，剝極則復，只要世界一旦太平，西瓜的價格也一定會回跌下來。我相信過去那種携籬榻就池畔綠蔭下，披襟當風，手執一卷，飽啖西瓜的快速生活，一定會再來的，到那時我們又可以飽嘗浮瓜沉李的樂趣了。

痛脫片 TONTAL

特効靈藥

頭痛 齒痛 關節炎 流行性感冒 宿醉 傷風 腰痛 肩痛



總經銷 東亞公司 上海福州南路



「喂，別走得這樣快。」
 卜仙瑤常用底線長抽的戰法擊敗對方，她提起網拍，絡繹抹着汗，叫喚忽促行在前面的齊佩韻。
 佩韻僅一回顧並沒有停留：「天氣真太炎熱了，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仙瑤猜她定在遮飾自己的憤懣，於是勝利地索性展緩脚步，穿過夕陽斜照的小院。
 施淑華翻開屠格涅夫的羅亭，隱蔽在廊廡下瞧得出神，一手揮動扇子，從未將視線偷射。
 仙瑤輕拍她的肩道：「得啦，到屋裏去吧！」
 淑華徐徐闔好書本，問：「唔，你們網球拍好了嗎？」

「是的，恐怕你一個人太寂寞了，其實你也應練習運動。」說着拉了手沿走廊走去。
 過時的低領短袖，表示淑華一種落伍風趣，習慣地搖晃兩顆大瓣，常示不喜歡的心意。

仙瑤友人馮毓英的富麗別墅裏，幾個朝夕相處的伴侶又一度興奮熱烈的聚會，她們大半剛大學畢業，際此也許會談到來日方長的願望。
 季節係舊曆五月之尾，四週揚溢着光亮。
 學者風度的顧文漪挾了文物，嫻嫻來遲，輕盈地道着歉，隨即走到仙瑤跟前道：「甚麼時候發表訂婚的消息？」
 「胡說，今天不過借馮先生的地方作臨時茶話。」
 既屬代理人，仙瑤往返忙碌了一陣。她因為身材過高略低下頭，致成聳肩模樣，嬌媚的鵝蛋臉不免為之減色，而情人眼中仍不失俊美印象。
 文漪最會側面譏嘲，乘隙發

問：「那麼，馮先生怎麼還不來呢？」
 仙瑤支吾着對答：「他略有些事，可是一切都吩咐好了，」
 「接續改變話題：『說不定我們從此天各一方，這片刻留戀多麼值得珍惜！』」
 深富悵觸的談論以後，大家齊喝着冰凍汽水奶油蛋糕之類，一瞬間，祇有杯碟與咀嚼的律動。

文漪竭力用冷飲刺激腦神經，渴求幽悠的寧謐，揣度仙瑤定係借此暗示婚約，滿可驕傲的樣子，這在她看來，又有甚麼希罕？假如實無幸福可尋，寧願獨處一世否定任何婚姻。
 婚姻能夠愈劇搖撼一個少女的心理，例如文漪表兄柳迪先戴了鑛冶工程師博士頭銜返國後，曾與她有過纏綿誓盟，奈認識了名門後裔嫻嫻中英語言素獲皇后美譽的齊佩韻，愛苗便移植新土很快成熟。半年前便舉行婚禮，當時她頗有悲憤失望的感觸，而純粹的理性使她思維明瞭，多獲一重證據奠定哲學的體系。
 今天，佩韻矜持一旁，絕少發言，除了機械地送幾塊糖進嘴唇，這般沉默似從未有過，或者甚感波折揉擊她的心境？忽然窗外飛進一隻炸蟻，被她猛力撲住，仙瑤高興地說：「

快給我，快給我，」等到她放開掌心，小生命早已死在過重的威脅下，累仙瑤喃喃自語：「多可惜，這並不是善虫！」
 參差地彼此接談良久，祇有淑華隱伏一角，大家知悉她行動孤獨逃避陌生人不善言笑的習慣，未曾故意開她玩笑，而文漪忍不住訊究：「你下學期打算怎樣？」

「我想繼續讀完最後一年，不知父親能否答應？」她胆怯不安地敘述，圓面龐毫無表情，沙眼發着紅，更擴大的眼圈邊談邊飲，消磨着扇底的華年。
 仙瑤指尖滑上鋼琴的鍵，一曲哀歌，緊緊欲絕的離情。
 文漪輕唱仿李叔同的長亭送別歌節拍的自製新詞勵志：
 人之初
 性非善
 積習總難還
 孟軻廢學曾機斷
 盜賊悔已晚
 不琢磨
 必愚昧
 逐游穢濁間
 世事紛紜冰與雪
 險巖海和山
 人之初
 性非善
 積習總難還

若非教育士先志
 誰堪挽狂瀾
 悲壯抑揚的音調，催送人們踏上歸途。

仙瑤與佩韻同走，文漪對優得人笑的淑華像尚有話伸訴，薄暮的陰闇漸漸籠罩大地。
 「淑華，你以後應注意健康，眼病要不治愈，很危險的。」

「近來……家裏……錢還沒寄來。」

「我這裏有，你先治病，再回鄉間，」隨手取出一百塊錢交給她，痛楚地忘不了她的古板與愚蠢。

二

文漪，雖面容平庸，體態與動作均逗人好感，教育學院的畢業成績，特別優異，即由校長授予實驗中學初中部主任之職，幾件行李不過從學生宿舍搬到教職員宿舍。
 開學前後，照例一番繁忙，她自晨達夜少閒暇處理職業外的事務。

時常想念起新近文學院畢業的兩個同鄉——在無錫的佩韻，在上海的仙瑤，她們已先後結婚，幸而都有較好生活，最放心不下的便是社會系讀過三年的淑華，日昨由武進來信謂：奉父命擬學將嫁一個從不識

面的商人的兒子，自己毫無志更不用說反抗了，每憶及此，使她數度擱筆而喟嘆，此種包辦式的枷鎖何以重見於國揚人權的今日？若非職務纏綿，她定欲跋涉長途，趕去替她理論。

蕭索的意緒，爲此，她至於連夜失眠。

蟬聲逐漸斷續，不常聽聞的貓頭鷹的怪叫，數次拖曳着恐怖之餘韻，她懸掛一串心跳，眺望樹梢的下弦月，寒光清澈，無限陰森。

繁劇的幻象鶻起兔落，多少的春花秋月？喪失於夢囈的俄頃！人生何處是歸宿？眼望青春兒女一個個攜子挈孫踏進了墓門！誰也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揮送全部華年！似乎，哲學會給她安慰，啓迪她智慧，確立她的人生態度。她除了狹隘的同情，祇有憎惡。

此時二十六年的戰爭業經爆發，她懷着恍惚心情緬想白刃戰的序幕。

她胡思連且，短夢中像窺見淑華自殺慘狀，頹然驚醒，頭痛異常，將臨天明，反沉沉睡熟。

女傭攜信敲着平日早經開啓的那扇門。

她睜開惺忪睡眼，以爲又是

匪事李先生的吵擾，故意遲延着，待敲門聲後，才哼出誰呵的音。

「顧先生，有快信」。

她趕緊披衣下牀，在快速的郵局憑證上蓋印，拆開無錫寫來的信札審視。

文滿：

記得畢業後那次聚會，轉眼又三個月了。

人事的變幻無定，處境的急趨動蕩，真令人驚心！一月前，迪先奉公司命往江西接洽要務，誰知戰事

日益擴大，一時礙難返任，他另受友人邀請，轉赴昆明，據他最近寫來的信

，除密切叮囑我安心外，便是說大約一時無法返鄉，我現有身孕，自無遠行的可能了。

近來鄉間較不寧靜，令尊等都已晤會過，集居舊宅，圖第安吉，應先向你祝福。

至於我，幾乎完全變了生活的型式，消失了活躍的主動力，真不明白視野會如此閉塞，也不知宇宙中除我以外尚有何物，幸喜此間生活尚不至窒息。

往昔，宛如一縷輕烟，杳無半點殘跡，我傷往，我延佇……

日常，我也愛讀詞吟詩，最愛朱淑真的斷腸詩詞，從「獨依粧窗梳洗倦，祇慚辜負好年華」的感慨移到「至今獨坐無人說，撥悶惟憑酒力寬」的意緒，當是何等境界？

佩韻

她反覆尋味再三，字裏行間劃出一幅鮮明的畫圖，際隔多時的舊友栩栩站在對面，婚前的何等傑出！嫁後如此平凡！結婚是人生的坟墓，誰能及早奠定成功初基？

她轉輾想到幾個親密的友人，彷彿仙瑤最滿意，長時在上海過着優裕的歲月，自己雖與共居一市，晤會的機會却很缺乏。

煩燥地盥洗完畢，不會用早餐，第一點鐘已經退課，蹣跚地踱進辦公室，先抽出一疊信箋，打算詳盡作覆。

三

民國二十八年統英父親的紗廠營業鼎盛，套買外匯疊進暴利，且購進兩批福煦路上的房產，仙瑤的起居飲食愈趨豪華，儼然貴胄。

她愛好藝術，又會騎馬游泳，甚至各種賭博，成富燜熱的技巧。

一次，和丈夫戲院出來，正

擬踏上汽車，不意背後傳來叫喚，使她止住步伐。

「卞小姐，你還認得我嗎」

她回眸見是大學時代的同學，雖衣履稍舊，而西裝風度還很挺括，當年幾次排演日出她飾陳白露時，他正是方達生呢？

於是含笑招呼道：「久違了，」她擬再說下去，忽發覺丈夫拉扯衣袖，便遞一張卡片給他：「對不起，我還有別的事。」

毓英暗地咕嚕着：「現在上海份子複雜，應顧到自己，不應隨便與人接談。」

她嗽着嘴，宛如執拗的樣子辯護：「那麼舊日素稔的同學也裝做不相識。」

「行，這有甚麼關係，祇要你願意這樣，」他直率地剖白。

而她噴出滿口烟霧，斜睨着眼，訝異地。

不經意間，竟釀成高速的演變。次日下午，那譚號小韓的青年，竟投刺來訪。

小韓似套用方達生的口吻說話：「唉，戰爭，已使我家破人亡，假如你姑念舊情，定不會拒絕我的請求。」

毓英在外駐足正聽到了這幾句，接續許多鈔票轉入來客衣包

日本, 滿洲國, 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袋，他忍不住闖進去，不速之徒瞬間敏捷地溜遠。

她依然夾住支「My Darling」牌的細捲烟，若無其事地。

「你說，他是誰？」

他好比提防惡運的襲擊，毫不放鬆地滿懷疑竇追究著。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他姓韓。」她圓睜杏眼。

於普通場合，他時常讓步，此次滿腔怒火萬難平息。

「你該明白，如今不比求學時代再談甚麼交際，鬼鬼崇崇的行動我最痛恨。」

「鬼鬼崇崇？」她含水份的鼻孔，已是流淚的前奏，還是頑強地反詰，「你憑甚麼可以這樣說？」

「自己想想，這種行為是否太不檢點？」他振振有詞，目的在督促她維護自尊。

「好，你侮蔑我……」她不甘示弱地爭論，手裏的半根烟擲入痰盂，伏上沙發抽噎，激增喧囂氣氛。

他目睹飲泣的嬌妻，委實開始惘然，數年來安逸相處，而她的軀體卻從未肥胖一些，永遠纖細得欲折的腰肢，難道自己尚有過份的地方，引起她的悵鬱，正欲諒解她而上前勸慰，她却站起來潑刺地罵道：「這幾年，全仗你父親撫養，你

總沒有去掙過一個錢。」這一種不倫不類的噁舌更使他震怒，何用再與理論？長此以往，倘有無幸福可言？他深受刺激，掣起外衣逕奔門外。

他走往街頭，恰遇見一個友人，進酒樓共據一桌，儘量接觸不常用的飲料，即有幾分酩酊。

友人深嗜跳舞，他也隨着走了舞場，燈紅酒綠間，新識幾個冶豔的女人，沉醉着翩翩舞步，終至下海實習，展開熱戀的一頁。

從此，他個人娛樂不與妻為伴，邁進同床異夢的徑路。

仙孫原係恪於友情而略施援助，所獲結果如此惡劣！動極思靜，晨晚輒喜彈奏鋼琴，丁丁東東的音籟，如同揮舞着無垠的惆悵。

藕斷絲連的夫婦形式持續一個時期，縱多回復溫暖的機緣經常任它蹉跎，匆匆已臨三十二年春天了。

東風吹動桃花的紅靨，對對燕子樑上呢喃，仙孫的父親為經商便利携着弟妹們全遷到上海來了，她喜出望外地蹣跚沉滯已久的心，連日佈置房間，招待母家難得來的客人，確實歡樂了多天，且使新任經理之

職的毓英，竟完全回心轉意，屏跡舞榭，消釋累重的芥蒂。會幾何時？正值欣幸的當兒，政府下令收買上海全市棉布，這洵如怒濤的信號控制了馮家規模宏大的布莊與紗廠，使原屬過剩的資金突轉枯竭，雖不致立刻宣告破產，但亦足降為平貧，馮父氣憤之下，心力交瘁，懨懨而逝，讓毓英收拾這慘淒的殘局。

轉憂為喜的仙孫，嫣紅欲滴的雙頰，又蒙上一層灰褐，象徵着酸辛的嘆息。

她的父親近數年進益較豐，深染雅片嗜好無法戒絕，滲瀝後，又帶姘婦遷入同居，兒女衆多的家更添萬千星斗！

她回家住了數天，不慣煩燥，擬仍回由大廈而小屋的丈夫的居處，臨行，母親密切叮嚀

着。

「孩子，你總知道他現在的心情，可別跟他吵鬧。女兒失意地無言回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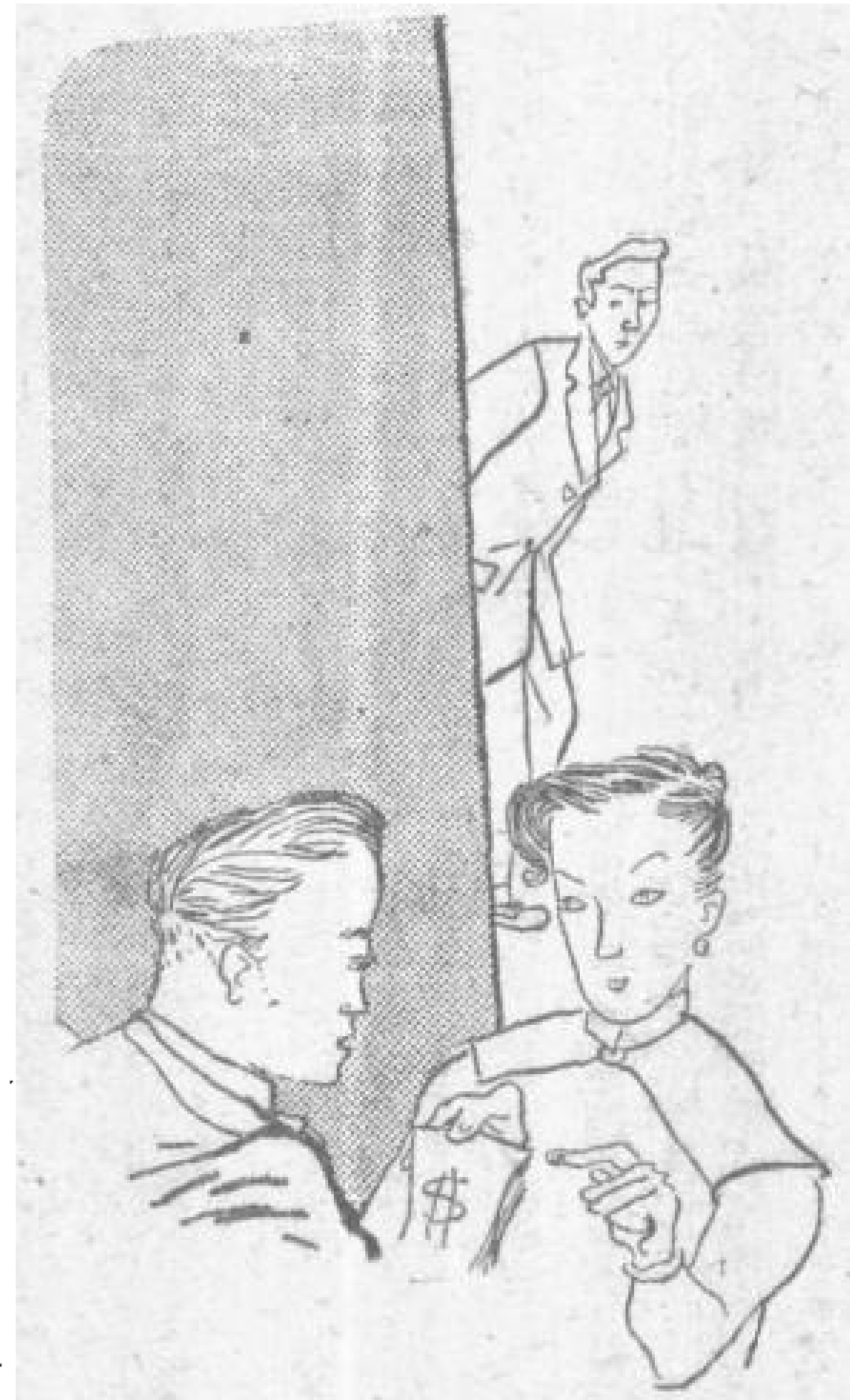
「你猶屬幸運，你兩個姊妹祇小了幾歲，爸爸甚麼也不管，豈不攔誤了她們的前程。她兀自照鏡整容，未嘗一瞥母親愁顏，舉步下樓的時候，久未晤會的文漪，下面站着。

「仙孫，你怎麼好久不跟我

着。

「不敢當，我們選用客套嗎？」

「文漪，你頗能踐行人生的理想。」



(。友朋男給錢借子妻他視窺英毓馮)

「理想？我不承認所謂理想，問題在行的方面。」

「我自己反正完全失敗。」

「似乎是過慮，不過你正應從此掃除死沉沉的全無魄力的姿態。」

「唉，那浮光掠影的夢幻，消磨了我的半生，假如我有所追逐，便是黑暗中的虛無。」

「別這麼說，環境雖決定人的意識，我的努力却可改造環境，錯綜的現實，我們當理智地分析，你究竟並沒有到憂衣愁米的地步，何以要自尋煩惱呢？」

我勉強構成家庭的一員，我時常想：「可以離開家，隔閡社會，讓高山大海掩蓋我的生命，也許這是滿意的終結。」

「別扯遠了，我們還是到公園裏散步吧，」文漪慫恿着。

仙孫想了一想道：「也好，你幾時動身走呢。」

「大約下星期一，回頭我送你去，順便拜訪馮先生。」

仙孫像嘉會難再遇般依偎而前，暗自思辨做人須有樂觀基調適應波折的企示是否正確。

信悉？」

「自然爲了懶，你大概到過毓英那邊，才找到這裏的。」

文漪，素靜的裝飾，合數年前一個樣子，倒是仙孫先透出眉梢第一條縐紋。

「去年你榮任第一女子中學校長，隨時想親來道賀，誰知人事倥傯，竟未能如願，」仙孫機警地說。

仙孫機警地說。

仙孫機警地說。

仙孫機警地說。

仙孫機警地說。

友 文

五

戰後上海僅一度寂靜，人口即累年遞增，打破歷史記錄，更顯世界繁華大都市的外貌，冷僻區域立體設計的建築；逐次佈滿所有空地。

那輛駛向滬西的電車到達靜安寺時，跳下個二十餘歲的女性，方格的藍綢旗袍，紫紅的孔雀呢大衣，身材合於苗條的標準，晶瑩流轉的鬢子，映襯出青青的鬢力，祇有雙半黃黃皮鞋，或者使裝飾略沾瑕疵。

金風送爽，片片梧桐葉風中迴旋，時而有砂石吹迷了眼睛。

她沿愚園路走去，停留在地豐路西的一座新落成的洋房前，抽出皮包裏的報紙瞧了一眼，便去掀那枚電鈴。

女傭訊明係來應徵當家庭女教師的，通知主人後，領她到會客廳裏守候。

等待許久，並無主人蹤跡，她儘量將桌上報紙翻閱完畢，谷谷皮鞋聲裏閃進那位女太太，遠遠說着對不起，不料她定睛望着來客時，面色驟起變革，顫動着語音。

「呀，是你，你不是佩韻嗎？」

佩韻細細打量矮胖婦人，有些像昔日同學施淑華，恐多紕

誤不敢錯呼。

「我是淑華，你難道不認識。」

「唉，這不會是夢吧？她講異地暗念六年前在武進結婚的她，怎麼會一反沉默寡言的作风，變得如此闊綽！趕緊迎上前去問候，嗅着馥郁的香水精的芬芳。」

「佩韻，你且坐下，我正要找你談談舊事，」淑華殷勤地引她坐在紅木的圓檯邊，大理石的美術塑像撒下莊嚴投影。

「石先生出去了嗎？」

「是的，他一早到教堂裏去參加兒童佈道會議，今天恰巧大孩子有些傷風，否則我也一塊兒去的。」她滔滔伸述又補充一句：「下午還要開仇儂會呢？」

「真想不到，我最近想謀職業，誰知找到你的府上。」

「很好，假如沒有旁的事，就在這兒住下吧。」

曾經親密的同伴，淑華一切都肯直言報告，石家原來在故鄉開設典當，戰後才籌設上海分店，因購置金條，歷年獲利千萬，為眷顧上海的業務，小家庭最近才遷居此間。

佩韻祇有渺茫與矛盾的感覺，一面唯唯應諾，一面追想自己困窘的遭遇，丈夫去歲客死重慶，孩子也已長至入學年齡

，經歷二次盜匪搶劫，物價狂漲中，不生產的家庭經濟日趨窘境，她不得不暫時分離孩子，另走自立的新路，往昔一切美滿信念，今已摧殘得一絲無餘。

她猛的高喊着：「我祇有恨，恨。」

淑華勸她也可加入基督教，這是人生快樂捷徑。又迅捷地去替她收拾寢室。

佩韻極感激舊友好意，大概一路車馬勞頓，便憑几支着輕閉眼臉。

恍惚中，瞧見從未窺面的石先生，一派富裕裝束，駕車返家，和藹地含笑招呼，並捱近前來握緊她的手，她心緒忐忑，一時掙扎不脫，忽然淑華急遽趕來露着可怕猙獰的神情。

一嚇，驚醒浮移的夢，淑華替她揩去滿額汗珠：「你該休息休息了。」

她欲

剖明不能就留的話，而口舌癢，祇是向正指十二點的時鐘凝眸(完)

想

南容

白雲浩蕩的晴空，晴空下青山綠水，繁花滿野，活千萬年恐你也不能滿足？

唉！我一生已經夠受！有錢有勢人的擔子，和「吃了早餐沒有夜頓」

同樣的重，同樣的難以卸肩

爭虎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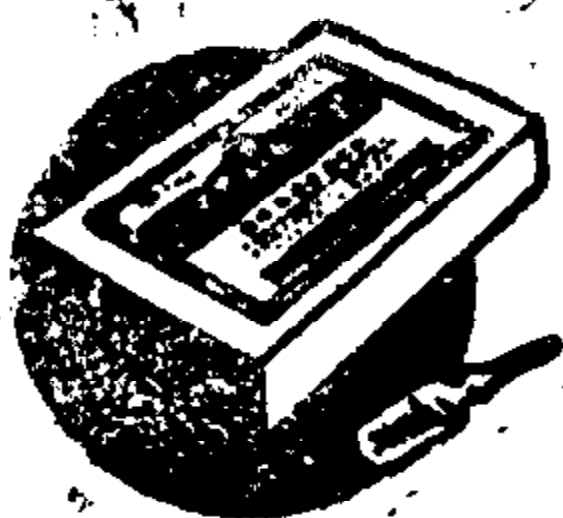
我急要抽身，時世啊，快快太平！鄉村向我招手：「自然之子啊，你緣何飄蕩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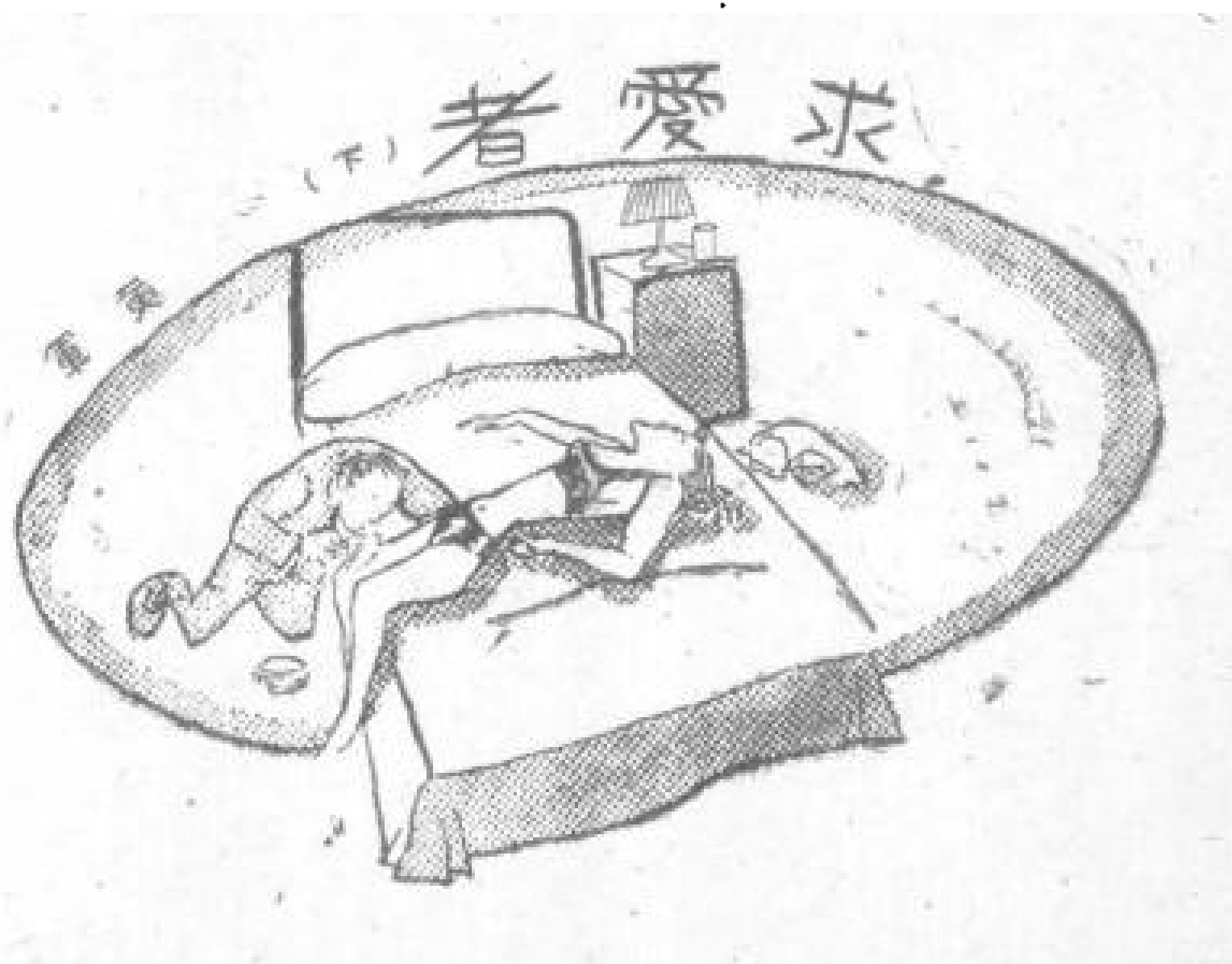
「他們有死日麼？」
「這和你一樣的！」
那末百年後，我們在地下做一個平等的友人！

疥病盜汗治用蘇吉那

大藥師，自古已經應用，蘇吉那即大藥中之寶也。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殺菌作用，對於各種疥病俱有良效，尤其與皮膚病併發時，更見奇效。又對於盜汗及皮膚瘙癢且有特效作用。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一五八號





三

也真湊巧，就在第二天下午，那個叫楊麗娃的小姐便住在二百零三號的房間裏了，和他只隔着一個房間，可是他從太陽沒出多高就跑去，那時還沒回來。那個楊小姐據說是坐津浦車來的，是蘇州人，但在上海住了多年，能說很好的一口北平話，人生得非常漂亮，頭髮燙得一捲兒一捲兒的，臉皮才細嫩呢，落一個着蠅也要打滑，眉毛弄得又細又彎，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嘴唇抹得鮮紅，在左嘴角兒上長着一個大黑痣，一說話就露出兩顆金牙，穿着芽青色的旗袍，披着一件高肩的小白馬甲，腳上穿着一雙白皮鞋，沒穿襪子，年紀不大，但從她的眼角兒上看，好像也不小了。

，大概也有二十六七罷，可是打扮倒得還年輕。她帶來不少的東西，光皮箱就有三隻，另外還有一隻小皮箱，都是樓下的伙計們搬上來的，她只是提着一支用白色和藍色的磁珠兒串成的小夾子，還拿一把小洋傘，在拿着小洋傘的手里牽着一隻小白獅子狗，那狗比一隻貓大不多，掙着一條小鋼鍊子在前走。像她那樣闊氣的小姐，我是也常常侍候過的，但她剛剛一進房間，我就知道她和其他的小姐們不同了。

她先把小白獅子狗抱上床去，脫去了小馬甲，又微微的喘了兩口氣，便斜着身子向床上一仰，兩條光溜溜的腿在床下垂着。從她一進房間，我便嗅到一種誘人的香氣，而那種香氣，也彷彿不是從別的小姐們身上能夠發散出來的，格外的衝人鼻孔。我一面擺着那幾只皮箱，一面偷偷的望了望她，她的下半身有一點微微擺動，還不像我感到疲乏的樣子，那隻小白獅子狗很安馴的臥在她的身邊，好像是在和她拱嘴兒，我聽到她嬌嘻嘻的只笑。

我還是照侍候別的客人一樣，收拾完了東西，就要去打洗臉水，我剛把盆拿起來，她把我叫住了：

「喂！」她把身子坐起來，從小磁珠夾子裏取出一串鑰匙，在手里提著：「你先給我找出幾件衣服來，那三隻皮箱裏都是，先找出浴衣，拖鞋……我要洗澡去！」

我去接鑰匙，她牢牢的用眼睛盯着我，眼珠兒連轉也不轉，使我有一點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眼睛只看着那一串

鑰匙，她看着我的手已經離鑰匙很近了，她的手又向旁邊一閃，我的手剛剛跟了過去，只見她的手掌一縮，把一串鑰匙給握住了，在一根無名指上，露出一顆比櫻桃粒兒還要大的鑽石戒子，但她把一個拳頭立刻就抽到懷里去了，用一隻胳膊撐着身子，笑咪咪的問我：

「你今年幾歲了？」她的兩條腿在床下顫着。

「我才十八歲。」說着有一點不好意思，耳朵上感到一點發熱，我不敢把眼皮抬起來，只看着她的胸脯一起一伏的只動，旁邊的那兩個乳頭，也向外突得有點出奇，好像是長在身上的兩個肉瘤子。

「怪不得你這麼年輕？」她說着抬起一隻手來，提着一串鑰匙在我的面前只幌，不像是遞給我的樣子，接着就又問我：「你到這裏有幾年了？」

「才剛有半年。」我說。但奇怪的，她爲什麼那麼囉嗦，就是光聽她的聲音，也知道她是沒話想說了。

那還不算。後來她把鑰匙扔給我，打開箱子，原來她的衣服可不少，各種顏色，各種式樣的都有，拿一件我都先給她看一看，她要我拿那件，我才拿那件，不一會兒，那架大衣櫃子已經被衣服佔滿了，後來還從一隻箱子裏拿出一個帶鏡子的大梳粧匣，和一大堆化粧品，她才讓我把箱子鎖好。我剛剛把一隻拖鞋擺在床前，就看見她先把一隻腳一翹，向我指着她的鞋，帶一點要笑的意思說：

「你把鞋給我脫下來！」她那隻腳翹

着不放下，又拉着長聲說：「好嗎？」

「好。」我紅着臉，便彎下身子給她脫鞋。

她洗澡回來，店簿子也不填，先對着梳粧鏡打扮了一番，便從小磁珠夾子裏取出一個燒藍的香烟盒兒，和一根足有半尺長的象牙烟嘴兒，把打火機一按，悠然的吸起烟來：

「喂！」她噴了我一臉烟，向她預備在桌子上的小粉盒兒一指，又撩起衣襟：「向腿上給我撲撲粉！」

我可真被她捉弄苦了，從來也沒遇到像她那樣的小姐，連脫鞋和撲粉還要找茶房來侍候，可是她倒不像有什麼脾氣，偶而就是眯着眼睛向我臉上噴一口烟，或是露着金牙向我古里古怪的笑。記得我向她腿上撲粉的時候，她是把上半身子仰在床上，我向她腿上撲着粉，心裏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只跳，說我怕作錯了會惹得她發起脾氣，又不是，可是我怕什麼呢？又彷彿不像是怕。我把粉撲完了，看着她垂在床下的兩條又白嫩又豐潤的大腿，尤其是那一挨就顫的腿肚子，竟忘了起來，我還蹲着呆呆的不動，但不知不覺的她却起來了，那兩條腿向我輕輕的一踢：

「你這個鄉下孩子！」她又向我臉上噴了一口烟，可是她不像有氣的樣子，嘴裏那兩顆金牙是向我亮着。

接着她就從磁珠夾子里摸出來一張小片子，問我：

「你認識這幾個字麼？」她點着印在小片子上的「楊麗娃」三個字，看我點了點頭，又說：「以後你就管我叫楊小

姐罷，我也許能在這裏多住幾天。」

我又點了點頭，便請她填店簿子，從那我才知道她是一個不識字的。可是看她的穿着和派頭兒，她從前一定也是一個洋學生，誰會相信她一個大字也不識呢，而且她很文明，又是住在上海，簡直使人不相信她是沒讀過書的，但看她捉弄我的那個樣子，也有點不像是什麼闊人家的小姐，尤其是我看她笑的時候那兩顆金牙一亮，一點也沒有小姐的安溫，和住在二百零一號房間里的那個小說家的客人比較起來，不知道他們都是幹什麼營生的。

白天姓范的那個客人沒有回來，我本該輕閒一點兒，可是又被新來的那個楊小姐纏得夠受，原來她也是第一次到北平來；什麼地方也不熟，可是她很想都去逛逛，她說是因為上海的夏天太熱，特意到北平來避暑，所以趁機會要好好玩玩。那天晚上，她就去看戲了，還帶着那隻小白獅子狗。她走出房間，正趕上從她身邊走過去幾個男客人，她彷彿是遇到了什麼熟人似的，但那眼光被人一看就會知道是不大穩重的。她走後我想：「這樣的小姐，在那個小說家看起來恐怕也是沒有靈魂，沒有愛，沒有生命的罷！可是她非常漂亮。」

那天晚上散戲她回來，我剛剛開了房門，就聽見不遠又有人叫我，我一回頭，原來姓范的那個客人也回來了，他站在門前只是打幌，原來從外面喝來不少的酒，臉是紅漲漲的，兩隻眼睛彷彿是向外冒火，楞楞的盯着楊小姐那窈窕的側影，但她沒注意到，便被那隻小白獅

子狗給扯到房間裏去了。

他扯着我的一隻胳膊，拉到房間裏來，直到他靠在椅子上，才把我的手鬆開。他吸着烟，向外發散着酒氣：「我問你！」他像審判着一個犯人似的，用鞋底把地板敲的得得只響：「方才那個小姐姓什麼？從哪兒來的？」
「姓楊。」我說：「大概是從上海來的。」

他站起來，只打了一個轉轉，又頹然的坐下了，他的臉色被電燈光一閃，彷彿是剛才用豬血洗過的，而那一一個一個的麻斑在臉上映成一點一點的陰影，他狠狠的吸了一口烟，突然想起一件什麼事來，身子靠着椅背一搖：
「我想起來了！」他那一隻手上的大拇指和食指又捻得一響：「我託你的事給我辦了麼？」

原來他是想起交給我的那幾本書來了，它們那時在我的頭枕下面壓着呢，但我從他的語氣裏，已經揣測出一點兒他的意思，便笑着說：
「楊小姐是一個不識字的。」我頓了一頓：「所以我沒送給她。先生。」

他把眉頭一縐，含在嘴上的半截烟又被他拿下來揉碎了，兩隻手向褲袋裏一插，只是向我翻着眼皮，不說話。過後他站起來，臉對着粉白的牆，突然轉過身來：
「你還是送給她一本罷！說那裏面有我的文章。」他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四

想起來也真倒霉，我怎麼偏偏的遇到那兩個客人呢？一個是也不知道從哪兒弄了幾本書來，橫眉豎眼的逼着我送去給什麼小姐，一個是動不動就把脚一翹要我脫鞋，或是把衣襟一擦就要我撲粉，其實當茶房的哪管了這些多呢？可是不敢得罪客人，怕客人發起脾氣來，打碎自己的飯碗，只好順着客人的意思，什麼都得去幹，那怎如在鄉下剝大地呢？高興多剝兩鋤，就多剝兩鋤，一不高興，就躺在樹蔭底下枕着胳膊去睡覺了，因為那是吃自己家的飯，不受別人的支使，從我當了茶房，身子便是客人的了。

於是倒霉的事情也就來了，光忍氣吞聲還不行，一不湊巧還要吃虧，不過前半年倒是平安無事，至不濟聽什麼客人罵一頓，或拍拍桌子，和看着瞪瞪眼睛的，我多向客人彎幾下腰，也就過去了。糟糕的是那年夏天，也不知哪陣風吹

來了那麼兩個客人，也不向我發脾氣，也不向我拍桌子，只是不痛不癢的來刁難我，尤其是那個姓范的小說家，頭兩天就把我刁難昏了，緊接着就是火上加油，連軟帶硬的逼着我送去給姓楊的那個小姐送書。
我只好大着胆子去送；那時她是剛剛洗過澡，一隻手托着象牙烟嘴兒吸烟，一隻手逗着床上的小白獅子狗，斜着身子在床上靠着，身邊散放着一把羽毛扇子。她看我進來，嘴裏的兩顆金牙又是向我一亮：
「我正想喊你呢。」她很隨便的說：「洗澡還是悶熱得很，陽光大概是要照過來了，你快把遮棚打開！」

她一見我總是有事，而且總是那個悠悠然的样子。我便把帶來的那本書先夾在腋窩底下，忙着把窗子上的遮棚打開了。我已經把話都想好了，怕她再讓我幹些別的，便轉回身來，先搶着說了：
「我這里有一本書，是住在二百零一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三樓A

山岡醫院

外科、皮膚科、性病科、痔瘻科
內科、兒科
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醫學士 山岡幸三郎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二七二

號房間里那個范先生送給我的。」她彷彿沒大注意，我翻到印着一根箭頭兒穿過兩顆心的那一頁，便送到她的前面：「您看！這就是那個范先生的文章，他是什麼小說家呢。」

「哪個范先生？」她連看也沒看，只是很隨便的問了一句，把身子稍微側了側，把那隻小白獅子狗抱在懷裏，又看了看腕上的錶：「今天晚上哪兒的戲好？」

我只好挨着次序回答她：「就是那個住在二百零一號房間的范先生，他是一個小說家。」我知道她不識字，便把書合上了：「等會兒我先看看戲報，就來告訴您。」

「也好。」她向我噴了一口烟，用嘴巴指着身邊那把羽毛扇子：「我現在熱得很，你給我打打扇子！」

我又打了一陣扇子，累得順着耳朶根子流汗，足足的等着她又換了兩支烟，才盼到別的客人在外面叫我，我才把扇子放下，沒出門她又叫我：

「喂！」她用嘴巴招了招我：「你方才說的那個范先生，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人很年輕，穿着西裝。」當然我不說他有一臉麻子：「是從天津來玩的。」

「啊。有機會大家可以談談。」她好像恐怕我跑掉，又連忙說：「你快去看戲報呀！」

當天晚上，我就告訴那個姓范的了，他那一臉麻子只是向我笑着，一面狠狠的吸着烟，後來他翻着眼皮望着天花板

，喃喃的自語着說：

「遇到一個有靈魂，有愛，有生命的人，怎能像吸一支烟那麼容易呢？」接着他就把脖子擰了擰，把目光又移到我的臉上：「好罷！明天我去拜訪她。」

一個小伙子和一個大姑娘能隨隨便便的湊在一塊兒，那是從我到城裏才看到的，從前在鄉下一定要惹得人家說長道短，認為是一件很不規矩的事，況且那個姓范的家裏還有老婆，就是姓楊的那個小姐，那時我也疑心她家裏不能沒有漢子，她嘴裏說是到北平避暑來的，可是看到她那左一隻皮箱，右一隻皮箱，看着她待人接物那個悠然的樣子，那時真有點使我摸不清她的來歷，可是她當着我就公然說如果有機會可以和那個姓范的談一談，而那個姓范的也真的就有去拜訪她的意思，如果不是在什麼大飯店裏，恐怕也沒有那麼便當的事情罷。可是他們說到果然就作到了，那兩個房間真的就隔不住他們了，早晨起來，不是他到她的房間裏談談，就是她到他的房間裏談談。在那以前，我聽那個姓范的說要去拜訪她，我曾有一點替他擔心，因為他那一臉麻子怎能剃下來不帶了去呢。果然不出所料，記得有一天我在楊小姐的房間裏擦地板，她靠在床欄上從紙包裏拿一塊一塊的小餅干，餵着那隻小白獅子狗，她忽然嘆嘴的笑了，用一個鮮紅的指甲向我招了招：

「喂！」她總是先那麼輕脆的說：「我真想不到范先生會那麼醜，長一臉大麻子，說話也是顛三倒四的，他怎麼一個會作小說的？」

她彷彿是有一點埋怨我的意思，但那

兩顆金牙是向外面亮着，我知道她是沒話又向我湊近了，我把地板刷子停下：「他人是很好的。」我敷衍着說：「大概您還和他談得來罷，他是很喜歡談話的。」

她把嘴兒一抿，向我擠了擠眉頭，身子向前一撲，便把那隻小白獅子狗摟在懷裏了。說她嫌棄那個姓范的罷，兩個人還是你來我去的談話，有時還挾着胳膊

的，但一到樓上她就不管了，把他靠在我的身上，自己牽着那隻小白獅子狗跑到房間裏去，只是向我嘻嘻的笑着。我把他扶到床上，讓他躺下，他又吵着要吸烟，給他點了烟，那支烟一挨向他嘴脣就濕了半截兒，他那兩隻眼睛向我翻了翻，又緊緊的合上，一張麻臉像剛出蒸籠似的那麼熱，他咬着牙說：

「沒有靈魂！沒有愛！沒有生命！」他猛的張開那紅絲絲的眼睛，把蓬亂的頭髮在枕上一搖「她不了解我！」



（范先生和楊小姐喝醉着吵了）

原來他真的發現楊小姐沒有靈魂了，那天晚上他還哭了一場。可是第二天我就又看見他們挾着胳膊跑到外面去玩了，我那時就有點奇怪，兩個人你嫌棄我，我嫌棄你，何必總向一塊兒去湊呢？真不明白他們是什麼意思。以後大概是五、六天罷，兩個人總是不到晚上十一、二點鐘不回來，要想曉得他們都是跑了些什麼地方，或是都

脾跑到外面去玩，她是喜歡看戲的，姓范的有時也陪着她去看戲，他們彷彿是處得很好。有一天早晨，我還看到她給那個姓范的在穿衣鏡前面結了一條紅領帶，而那個姓范的有時還在她洗澡之後，蹲在床前向她的腿上撲粉，其實我是

談了一些什麼，只好去問那隻小白獅子狗，偏偏它是只能搖頭，不會向人答話的。可是看到姓范的那兩隻手彷彿是漸漸的輕起來了，在他吸烟的時候，只有右手無名指上還剩一個金鐲子在孤獨放光，別的手指上已經光禿了。

不管他們處得好壞，只要不刁難我，不向我找麻煩，我好好的把他們侍候走就算了。在一天晚上他們看戲回來，從外面喝了一頓酒，那個姓范的是她攙回來

終於有一天外面落着大雨，一天兩個人也沒有出去。楊小姐抱着那隻小白獅子狗在他房間坐了一天，兩個人在房間裏拚命的吸烟，弄得房間裏烟氣騰騰的

文

，又好像是你一句我一句的頂嘴，聲音忽高忽低的我在門外也沒有聽清，我有時到房間裏去作點什麼，看看他們都不像往日有說有笑的那個樣子，但又不像是在生氣，都淡淡的望着窗外的雨。晚上他們在房間裏喝酒，我在忙着別的房間裏的事情，後來那個姓范的左一次右一次的叫我，都是要我去叫酒，酒一到，他就抱着瓶子向嘴裏灌，弄得桌上滾來滾去的都是酒瓶子，楊小姐也是一隻手捏着象牙烟嘴兒，一隻手拿着杯子，喝得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的。

不知怎麼喝着喝兩個人在房間裏吵起來了，使桌上的酒瓶子滾了一地，接着就是楊小姐在房間裏跑來跑去的喊我，那隻小白獅子狗也汪汪的只叫。客人們喝醉酒吵打起來我是經過的，便連忙跑進房間裏去看。

「喂！快來攔住他！」她說着向大衣櫃後面只躲，那個姓范的蓬散着頭髮在房間裏亂撲，要我攔住他，她又指着他：「你不照照你自己！哈……哈……哈！」

我剛想去攔他，却被他一掌把我推到牆角上去了，從他嘴角嘔出來一些黏漬漬的東西，他也不管，張着膀子：「你沒有靈魂！你沒有……」他向大衣櫃撲過去了。

「你沒有靈魂！你沒有……」他向大衣櫃撲過去了。

她一閃身，又躲到床前，那隻小白獅子狗向她身上一穿，便跳在她的懷裏，那時他又轉身撲過來，她閃身一推，他便滾到床上了，接着就抱着枕頭嗚嗚的哭起來了。

我被楊小姐扯到房間裏，她做開胳膊向床上一仰，先哈哈大笑了一陣，她那樣子，也像是喝醉了，我只好躲在牆角上看着。她突然一翻身坐起來，用再亮也沒有了的兩隻眼睛盯着我：

「來，我有話說。」她不像是有話說的樣子，她看我走了一步又站住，把嘴脣一鼓：「再近一點兒，來。」

我看着她的嘴脣只顫，眼睛凝凝的笑着，我彷彿離她很近了，只見她的胸脯向前一動，冷不防被她抱住了，我的臉不知向什麼地方去藏，猛的把頭向下一鑽，我一溜就跑出來了。可是我撞着一個人，正是那個大飯店里的管事的，他扯住我的膀子，楞楞的望了望我，原來是印在我臉上的一些脣膏，被他看見了，那是我去照着鏡子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早，楊小姐就搬走了，臨下樓還瞪我一眼。我打掃房間，發現在床腳有一張撕爛了的照片，鋪好一

看，原來是那個楊小姐和一個禿着頭頂的老頭子照在一起，我想：她恐怕也是從家裏偷偷跑了出來的。她剛剛搬走，那個姓范的小說家也搬走了，我想起頭枕底下還有他幾本書，便追到樓下去還他，他到帳房，剛剛把那隻金鑷子退下來，便從我手裏把那幾本書奪過去，撕得粉碎，狠狠的扔在我的臉上。

從那以後，我就被辭退了。現在想來，恐怕是被管事的發現我臉上印着女人的脣膏，或是那個姓范的把書撕得粉碎，又狠狠的扔在我臉上的緣故罷。誰會想到，那兩個客人是我這樣的茶房怎麼也侍候不好的，以後我雖然不當茶房，但也不希望遇到那樣的小說家，和那樣的小姐，自從我回到鄉下才真放心了。

(續完)

奔

蕭 著

黃昏，

我們在大地的胸脯之上，

拾起一支戰士之笛

挺胸又匍伏

夜紗罩在我們的背上。

×

×

阡陌草深

羣塚起伏

飛越呵，飛越

我們的眼瞠冒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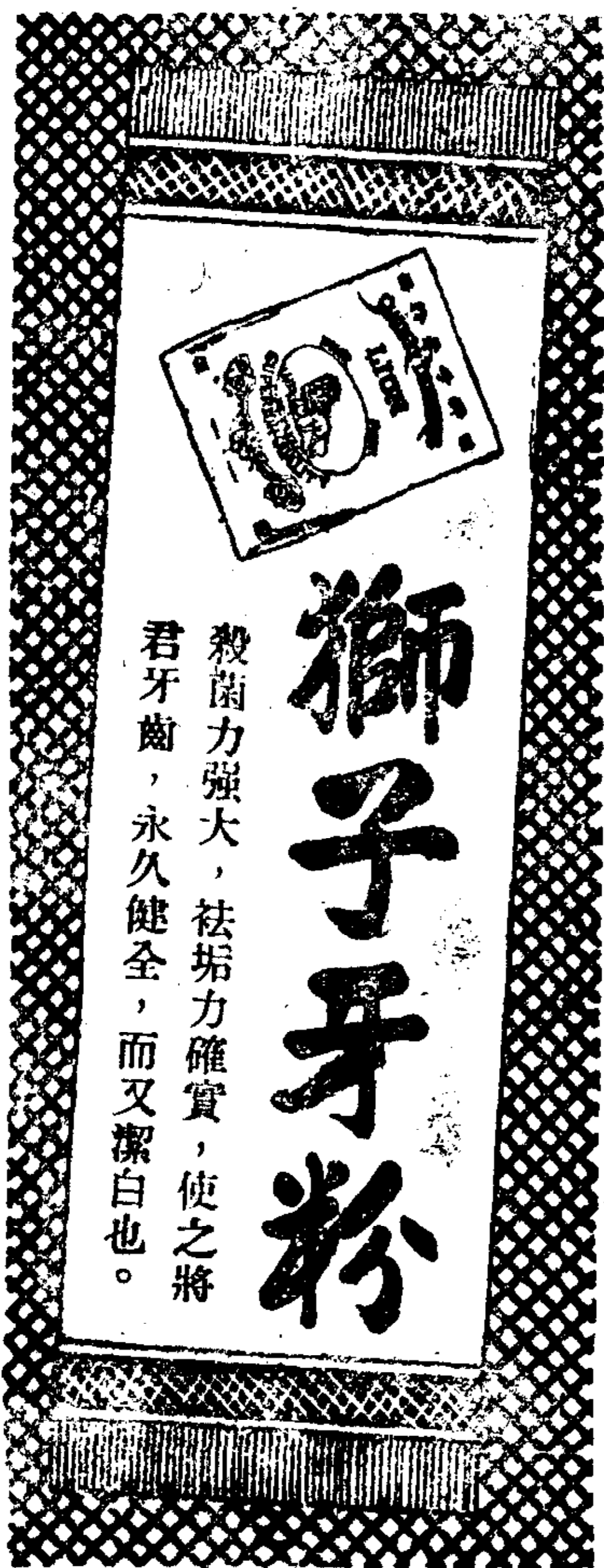
樹木幢幢，

河草掀動，

幾疑是——

敵人臨陣

幽魂越野



獅子牙粉

殺菌力強大，祛垢力確實，使之將君牙齒，永久健全，而又潔白也。

集凝億十亞東大 擊突的利勝

強增力戰於身軀



米穀、雜穀、雜貨、食料品

大丸洋行

蕪湖分行

蕪湖龍船巷壹號

電話一七五番

雜穀、麵粉、交易業

新井洋行

蕪湖分行

蕪湖接官廳街一九號

電話三六八番

益豐麵粉廠

華友製粉公司蕪湖工場

蕪湖東門外大礮坊

電話二七四番

個一有只的目之有所 爭戰亞東大須遂完



吉田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

蕪湖分行

蕪湖接官廳街二八號

電話六九號

吉田製油工場

農產物蒐買

村田公司

蕪湖分行

蕪湖中山路六六號

電話一七八番

軍納雜穀、香煙、雜貨、樟油、土產品等
一般交易

日商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

蕪湖分行

蕪湖四明路九號

電話二三四番

三光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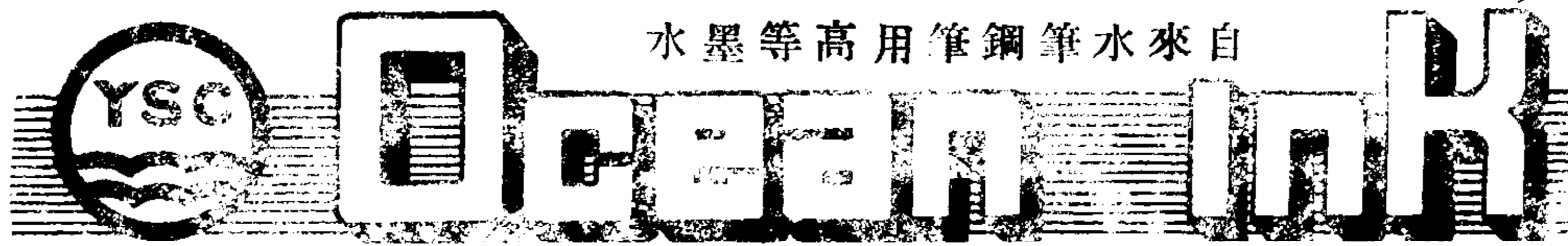
蕪湖分行

蕪湖下長街六號

電話三八番

三光洋行船舶部

水 墨 等 高 用 筆 鋼 筆 水 來 自



HIGHEST QUALITY

水 墨 洋 大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大

編輯室

△此後本刊論文擬側重於現實問題的討論，凡對於國民政府，各地方政府的種種政策，以及其他各種經濟教育，社會問題，作客觀批評，建議的稿件，極爲歡迎，惟字數以四千字以內爲限，稿費從豐，竭誠希望讀者專賜鴻文爲荷。

△現在最重的民生問題，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不是中國一國的問題。這是在苛烈戰時下世界的共通問題。所以要解決現在的民生問題，應站在國家的見地和東亞的立場上來尋求解決方策。林俊先生的「勝利乎？敗北乎？」的一文，對於此點，有獨到的見解和透澈的剖述，請讀者注意。

△租界收回後，光陰荏苒，已經一周年了。這是值得紀念的事。但在這一年間民生以及其他問題，是否較從前進步，這是當局應加以反省的。

△過去雖有不少的留日學生介紹了許多日本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然而這些介紹和評論，不是零碎斷片，便是偏重一方或蕪雜沒有系統。張文頌先生的「近代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一文，對於近代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作有系統扼要的介紹，可供研究日本文學者的參考。

△史高穆先生以近著短篇創作「前程」，惠予本刊，非常欣幸。史先生也是文壇上一位知名作家，常爲上海各文藝刊物撰稿，近日爲某刊物專寫現代各詩人論。我們在「前程」裏，見到現代女性還在慘苦的命運下討生活，而距離那理想的光明的前程還正遙遠

呢。該文佈局頗周密，詞句亦簡鍊，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本刊業務部最近接獲南京與杭州間各地讀者來信，謂有號稱本社推銷員或外務員者在外擅取刊費，既超過本刊定價，又不將書寄去云云。按本刊除委託各地每日新聞販賣所外，絕未派人徵求定戶。以後如有此種事項發生，務請立即扭交當地警局，切勿受欺爲要。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十五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總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三十元
半年 (十二册)	一百八十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三百六十元



振華

工業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